菽園雜記卷八

襲封衍聖公每歲赴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illegible]給回日無馬快船裝送而張眞人往回水陸起上馬[illegible]廩給且有馬快船之從蓋其時方崇道教[illegible]道李孜省輩方用事故致寵於其所尊如此予聞之頗不平言於尚書余公欲優厚之公慨然曰是義舉也即日奏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起上等馬回日應付馬快船裝送於吾道實有光云時成化十六年三月初五日也

近有中官怙寵市恩以結人心騰驤左右等四衛勇士小廝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袴鞵事下該部即可之時固安王公復爲工部尚書余肅敏問之曰府庫衣袴之富

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王公曰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其不勞縫製得以尅日起行京衛軍士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急歲給與布疋綿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今四衛軍士既給以布花而又加此非惟失預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豎其於國體胥失之矣余公服其言

每讀春秋左氏傳列國大夫或論事或諫君動輒陳古制度如指諸掌共父文伯之母雖一婦人而其敘王后親織元紞以下云云本末不遺如此則當時學士從可知矣於此不惟見古之人才皆有用之學亦可以占先王教化之盛

矣今吏部每選考試監生作經義有不能記本題者任意書平日所記文字塞白名曰請客文章亦得除授有司一職云此風自宣德以來已有之矣夫時文與古義雖大不倫而姑恤之政蓋無有甚於此者嗚呼使此輩而寄以民事欲民之弗病得乎

嵇昭蘇州崑山人正統六年任知灤州涉獵古今涖民得體尤善楷書十三年以外艱去至今不忘其善此永平府志名宦條所載然崑山未聞有此人豈其先流寓他處出身籍貫猶書所自與記以備考

廣陵之墟有五子廟云是五代時羣盜嘗結義兄弟流劫江淮間衣食豐足皆以不及養其父母爲憾乃求一貧嫗爲

母事之甚孝凡所舉動惟命是從因化爲善鄉人異之歿後且有靈異因爲立廟吳中祭五通神者必有所謂太媽疑卽此鬼也噫人莫不善於爲盜而亦有風木之思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嘗泯也況非其眞母而皆能循其教卒化爲善不亦尤可取乎世有親在而不遵其教親歿富貴而不思者視五子能無愧乎

延安綏德之境有黃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約廣七八百里胡虜時竊入其中久之乃去葉文莊公爲禮部侍郎時嘗因言者欲築立城堡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其議遂寢然聞之昔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正在此地前時胡虜巢穴其中春

深纔去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則是非不可以駐牧耕種也當再詢其所以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其文甚明今北方府州縣官凡有馬政者每歲祭馬神廟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嘗在定州適知州送馬神胙因問所祭馬神何稱云稱馬明王之神及師生入揖問之亦然蓋此禮之不講久矣但不知太僕寺致祭如何未及問也

天妃之名其來久矣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爲妃然則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元海漕時莆田林氏女有靈江海中人稱爲天妃此正猶稱岐伯張道陵爲天師極其尊崇之辭耳或云水陰類故凡水神皆塑婦人像而擬以名人如湘江

以舜妃鼓堆以堯后蓋世俗不知山水之神不可以形像求之而謬爲此也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其先常朝俱在奉天門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皆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爲定位六科本與尚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今遂爲定居

沈通理云金陵一民家被雷失去二人徧求之乃對坐一空櫃中其髮莖莖相結凌季行言褚御史昌允家人遇雷震死徧身衣皆裂成細條闊狹如一邵文敬言其鄉雷擊一佛殿兩鴟尾皆失去葢脊筒瓦內石灰泥撤淨如掃而瓦

復不動張汝弼言松江一塔被雷凡七層每層簷鈴皆失去其舌夏德乾御史知新淦縣言本縣一山有雷神甚靈異嘗祈雨雷雨大作空中有物形聲如鴨嘴爪如鷹者三盤旋而飛廟有大松十數株每株爪去其皮二道自根至梢俱深入寸許無一差爽瞿世用御史嘗知崇仁縣一日雷雨中有物墮譙樓黑色無頭尾其圓徑丈餘不久復飛去疑其爲雷神此皆平日聞坐客所談因類記之

羣舊作群云高皇惡君與羊竝命移君羊上皋舊作祀云文皇爲夏中舍改書崑舊作崐云崐尹馬文炯欲鎭壓其民改書此鄉俗相傳然羣崑古字觀韻書可知皋字嘗於山東憲副陳善所觀趙松雪墨卷見之蓋偏旁上下自昔竝

用祖宗及文炯或者改其一時所見耳非始此也天順甲申進士龔茂英宗不識其姓問之李閣老賢對以音與陝同因命改姓陝近時山東布政使胡德盛奏事適北邊有警上覽疏見其名嫌德盛於得勝相近命改名靖

天順間江西儒士吳與弼講明理學名重一時嘗被薦徵上京師授春坊諭德力辭不受遣還田里成化間海南貢士陳獻章亦以理學名有司嘗應詔薦上上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駕部員外郎張弼書頷語誚之云君恩天地寬臣節日月皎無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如何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未久辭歸獻章與弼門人也

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稱冤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辯之時印綬尚寶諸內官聞之檢閱各王府符具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老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襄王因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暖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於是啓太后求之果得於其處已積塵埋沒寸餘矣其後英宗悟二人之冤而悔者亦以此云

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長起一山長三日而止度之高二丈餘橫廣八丈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

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戴御史用字廷獻江西高安人未第時嘗延一師於家塾師好爲人作訟牒用父却之其俗凡爲師棄於人者無所容身由是怨之乃匿處鄰郡令家人訟於官云師有經義直銀若干用圖之致死用不勝搒掠乃自誣服用家出重賞購求能得其蹤跡者踰年忽一人報其匿處乃俾爲鄉導果得之事始白後登成化丙戌進士第仕至貴州參議彼衡門褐夫不皆用伍則死於冤獄者豈少乎此典刑者所以不可不敬愼也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饋送一切不受耿淸惠公時爲淮揚鹽運使餽雞四翼茄一盤楊公受之且攜手

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先奉直公時客淮揚親聞其事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鐵索縣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而下不能開眼民懼急趨出沙已沒趺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觸其機發也

山西之石樓永昌陝西之神木等縣土人善邪術名小法子能以刀錐置人腹中痛久之卽死始覺時急求解法則免廣東西人善造蠱置飲食中中之卽腹脹死以藥物解之卽吐出本形或魚或蛇或蝦蟆而愈雲南孟密等夷有術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卽痛不能

勝有不信者死之日剖股視之果木也此皆問之其鄉人皆以爲實有者

成化初江淮大饑都御史林公聰以便宜之命賑濟駐節揚州令御史借糧十萬石於蘇州府知府林公一鶚以蘇爲閩淛衿喉江淮衝要萬一地方不靖無糧其何以守不許御史乃借之松江而去人以一鶚知大體云

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鉏麑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時難定兩家擇配已酉二命相當皆佳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可作佛女卑爲婢女又可爲奴亦可喜

史傳所載脩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開其左右脇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迦之生出母右脇黃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母腋下先儒多以爲妄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子從右胳下小腹上出宋時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皆創合母子無恙二事各有指據然亦未敢盡信也近見巡按鳳陽御史周蕃奏靈壁縣民家生一子潰母臍下而出創潰處尋愈據此則汝南莆田二子之生當亦不誣也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卽三代寓兵於農之遺制也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

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七八行伍實數能幾何人況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無惑乎什伍之虧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代兵制暗合旗手衛有等軍士永樂間奉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爲常令故今亦無逃者蓋逃者特爲身謀其不敢逃者爲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爲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想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急須飲器也以其應急而用故名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

爲飲器註云飲於禁反溺器也今人以暖酒器爲急須飲字誤之耳吳音須與蘇同今稱煖熟食具爲僕憎言僕者不得侵漁故憎之王宗銓御史嘗見內府揭帖令工部製步甑云即此器乃知僕憎之名傳譌耳直駕校尉著團花紅綠衣戴飾金漆帽名曰只孫鵝帽只孫衣名今人有稱執金吾帽者亦似是而非也

醫士劉溥字原博博學能詩畫士范暹字啓東讀書善談二老皆蘇人在宣德正統間館閣諸公皆愛重之原博僅官太醫吏目啓東終身布衣而已意者當時士人皆知自重不肯干人當道亦不肯以名器私其所厚而然邪吾於是不能無感

崑山五保張某兄弟業瘍醫凡求療者必之弟而不之兄由是弟日饒兄日凋落兄妒之欲俟其出將甘心焉一日買舟入城兄預匿舟中行至新洋江忽起捽其弟舟人懼急撈舟就岸得逸去將訟縣有父老曰彼無天理而害汝今計不行是有天理也若訟之且將拘繫證佐必貽害舟人不如且止從之未幾兄一夕睡至旦目不能開竟成瞽疾而死於貧人以爲不道所致云

元制内設中書省外設行中書省故舊時移文中多稱各省今旣改行省爲布政司而移文奏章尙有稱省者今之提刑按察司卽元之肅政廉訪司俗稱按察使爲廉使按察司多扁肅政字皆踵其舊也揆之時制似亦非宜在京各

道廳事及在外察院多扁正已字諸司則無之蓋誤讀程伯淳語御吏爲御史故也不然豈有官者皆不必正已惟御史當然耶

玉篇奇字類如款乃万俟宿留冒頓可汗閼氏寵茲皆連綿假借餘如袒免星宿之類半是本字未爲奇也今記憶類此者書之讀書有得當不一書

於戲 烏呼　委蛇 逶迤　齊衰 咨崔　相近 禳祈　扶服 匍匐

楊休 陽煦　子諒 慈良　惡池 呼沱　曲逆 去遇　休屠 朽除

譙訶 誰何　從臾 慫勇　陂池 坡陀　取慮 趨廬　毒冒 代妹

末嬉 妹喜　揖濯 楫櫂　魋結 椎髻　洒削 洗鞘　厓眥 睚眥

朱提 主池

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內翰季方同游太學俱有文名且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落京師一日季方過陳緝熙內翰適其友李斯式出揖季方愕視久之問故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眞也翌日遣人延斯式至家命工寫其眞且以示辰云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涕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之異事也辰字時用博學能詩文與李賔之學士有通家之好李蓋岳之壻云

松江一京官養痾家居因星士言某年當死不測日以詩酒盤桓園池間雖比鄰招飲亦不出也一日彈琴假山下石仆壓死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薄之無委禽者乃決之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不以爲然

後數年閩人子有奄入內廷者既貴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第翌日出拜之遥見其貌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右云此非吾母當更求之左右觀望其意至閩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日隆奉養閱十數年而歿威寧伯王公爲大同總兵時術士俞姓者一日過職方予問之曰當不久敗矣予問當在何年曰今年未幾降敕面諭革爵爲民安置安陸州

周宗伯洪謨之父嘗爲長陽訓導作妖魅說言門生何瓚與其弟歓民家瓚醉歸失弟所在搜於山累日得之木上問其故云一人引至此今見爾輩來遁去矣蓋山鬼也又門生之父鄭老者入深山採藥遇木有大菌乃取之行數里

有人追與鬭云何以割吾耳當見還鄭老巫者有禳鬼術其人不能加害而去然精思恍惚迷其歸路後數日家人尋得之邀使歸固不肯乃執以歸藥之而醒備言其故如一夢也大抵深山幽谷中固多强死之鬼與木石鳥獸之怪人不知戒故有獨行遇害者凡入深山者須持利刃不宜獨行

吏部尚書歷城尹公旻罷後朝士多指其招權納賂之跡甚者上章乞籍其家貲之半賑濟山東饑民公之富未必如是之甚也其所以失士大夫之心者直以待人不誠耳如各部司屬官之賢能者每向人稱道之以示其知人及推舉時乃先掌科掌道官若舉部屬亦先出入中官之門者

平日所稱道者反不與又嘗記户科給事中李孟暘奉使山西回見代州等處要地武備不飭奏乞設整飭兵備副使以專其責兵部覆奏已得旨俞允及咨吏部乃寢而不行後察之副使該於刑部年深郎中內以次升用一鄉人覬覦京職不欲外升欲越次他升又恐機泄故止覬覦京職者不久果升大理丞後坐其黨調外任

吳中有鬼善淫凡懷春之女多被汚與之善者金帛首飾皆爲盜致吾崑眞義民家一女將被汚女曰涇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而來此鬼云彼女心正女怒曰吾心獨不正耶遂去更不復來乃知邪不干正之說有以也

蘇城商人蔡某嘗泊舟京口見一客長軀偉貌鬚髯被腹髭

長數寸蔽口竊計其有礙飲食乃邀入食肆以觀之客臨食脫帽拔髻中二簪綰其髭插入兩鬢長鬣大嚼旁若無人食已謝去曰感君厚情何以爲報令舟中取一木梶授之云倘舟行有人侵侮當以此示之云翁子老官壓驚梶在此彼必退去後行江中猝遇暴客蔡如其言果不犯而去如是者再始知其爲暴客之渠魁威信素行於人故也蔡後死九江客聞之賻以白金遣人護喪至京口而去

鈔字韻書平去二聲皆爲略取寫錄之義無以爲楮幣之名者今之鈔卽古之布詩云抱布貿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但古以皮故曰皮幣今以楮故曰楮幣耳宋有交子會子關子錢引度牒公據等名皆所以權變錢貨以趨

省便然皆不言其制惟入中鹽糧有鹽鈔鈔之名始見宋史蓋卽今鹽引也今文移中有關子僧道籍劄有度牒鄉試舉人投禮部有公據茶鹽等貨俱有引皆公文耳金史記交鈔之制外爲闌作花紋其衡書貫例外書禁條闌下備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一貫至五十貫名大鈔一百文至七百文名小鈔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元史記鈔之文云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然皆不詳其尺寸之制今之鈔蓋始於金而元承其制本朝沿襲之歟聞洪熙宣德間猶有百文鈔今但有一貫文者每貫直銀三釐錢二文非復國初之直

矣其制以桑楮皮為之豎長一官尺橫八寸額上橫作楷書云大明通行寶鈔中作楷書一貫二字字下圖一貫錢形左右作疊篆各四字云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其下楷書鈔法禁例上下鈐戸部印四圍花紋闌

鐲音蜀又音濁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註云鉦也形如小鐘韻書又云温器今人名臂環為鐲音濁蓋方言也近考之蠋桑蟲一名蚅爾雅蚅烏蠋詩絛革金厄註云金厄接轡之環形似烏蠋以金為之今女人金銀臂環累累有節而拳曲正如蠋形鐲當作蠋音雖少異其義甚明

里人曾孟源嘗夜行有水當涉遇一舊識云吾負汝過孟源喜從之及上其身忽悟云此人已死安得在此必鬼欲迷

我耳乃堅附其背既登岸負者云可以下矣孟源附之益堅忽變爲一板抱至民家叩門乞火燭之乃火焦棺板也劈而焚之深以爲不祥自分必死然竟無恙後年踰七十而終

菽園雜記卷八

菽園雜記卷九

陳宗訓者太宜人之伯父涉獵書史事母盡孝每飲食親友家遇時新品味毋未嘗必託以疾忌不一下箸翌旦必入城市買以奉母或遠方難得之物可懷者必懷歸母心樂之至老不衰太宜人事先祖母曲盡孝謹有自來矣

雎鳩揚雄許慎以爲白鷢郭璞以江東人謂之鶚陸機以幽州人謂之鷲黄公紹議其皆以意求之斷以爲卽今之杜鵑云自蜀人作華陽國志妄稱望帝所化遂有杜鵑杜宇之名而雎鳩王雎世反不識此正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也惟朱子詩傳云狀類鳧鷖最爲得之今吳音謌呼雎爲豎婚禮好事者必求鴛鴦王雎以備名件葢非尚珍異鴛鴦

取其匹而有思王雖以其摯而有別也
文武諸司之設各有正官主之如五軍都督府則左右都督通政司則通政使大理太常鴻臚光祿等寺則各寺卿國子監則祭酒太醫院則本院使欽天監則本監正上林苑監則左右監正是也近年各以尊官處之中軍都督府英國公張懋右軍都督府保國公朱永皆太子太傅左軍都督府定西侯蔣琬前軍都督府新寧伯譚祐後軍都督府襄城侯李瑾皆太子太保通政使司張文質太常寺劉岌鴻臚寺施純皆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大理寺工部尚書杜銘光祿寺艾福國子監邱濬欽天監康永韶皆禮部侍郎太醫院則通政使蔣宗武上林苑監則右通政李孜省此

亦制度之一變也成化乙巳記

癸辛雜識云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爲絶品也此說殆非蓋金銀謂印青紫謂綬或謂所佩魚袋及服色耳古人有金章紫綬紫袍今時文武極品官俱無金印印亦無綬又紫爲禁色臣下無敢服者惟四品以上緋袍金帶七品以上青袍銀帶此卽金紫銀青之遺制也

巡撫官永樂間已有之然僅設於要處耳洪熙宣德初年添設漸多侍郎通政大理寺卿惟其人不皆都御史也景泰以來悉置都御史初意蓋以御史在外多浮薄不遜以此軋之耳以今計之亦太盛矣蘇松等處鳳陽等處宣府等

處順天等府保定等府延綏等處甘肅等處河南山東山西遼東大同寧夏陝西湖廣江西兩廣雲南四川貴州福建凡二十八內署銜不同者兩廣曰總督軍務蘇松等處曰總理糧儲鳳陽等處曰總督漕運遼東湖廣雲南皆曰贊理軍務山西曰提督鴈門等關保定曰提督紫荊等關順天等府曰整飭薊州等處兵備餘止稱巡撫鄖陽等處曰撫治蓋主流民也凡推舉各邊及腹裏干涉軍務者吏兵二部會同干涉錢糧流民者吏戶二部會同惟總督漕運者吏戶兵三部會同江西福建山東地方有事則設事寧則革之

各處總兵官印文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大

同曰征西前將軍延綏曰靖虜副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皆柳葉篆漕運總兵無將軍名目其印曰漕運之印疊篆文若陝西止稱鎮守官貴州薊州等處雖名總兵俱無將軍印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海運糧儲共一百萬石時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止運四百萬石洪熙元年始充總兵官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書黃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

掛漕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指揮僉事吳亮充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專以馬興充總兵湯節充參將此設參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欽天監官例不致仕老死而後已天文生由科目出仕者只於本衙門任用不令出任府州縣官蓋有深意存焉太醫院官無考滿依資格陞職者蓋此流醫藥有效則奉特旨陞官故也近年吏部考察京職欽天監官年六十以上者俱勒令休致罷革傳奉冗官則太醫院官皆在其列計無所出則請旨去留由是權移他手而賢否混殽矣

鄉民有子患瘡疹備牲酒禱神語拙不能致詞乃要其婦翁

禱之翁之孫適亦患此疾翁乃對神私語爲其孫禱時壻拜於後怪其詞不揚隊行聽之知其然未敢言也俄而翁之孫愈壻之子亡壻由是甚怨之以其情訴於人人以爲笑成化間一巡撫都御史被訟于朝其親有官給事中者巡撫乃以重賂托之賂中官求援給事以爲已物奉以求進由是得升吏部侍郎而巡撫竟坐法戍邊死又兵部尚書缺人一兵部侍郎欲得之其親家有爲刑部尚書者素稔中官遂托之納賂尚書之爲已謀亦如給事於是去刑而遷兵侍郎知之恚恨疽發項死此二人與婦翁之御其壻者甚類皆可笑也

南京妓女劉引靜幼爲一商所眷商死劉爲持服歲時修齋

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工自養誓不接客家人不能奪其志也商家後凋落且能推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聞其賢欲娶焉劉不從而止京師郭七公子者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嘗昵一妓方妙年公子死即削髮解足紈爲尼屠寶石京師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遼東充軍家破無可託者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家後數年赦回以所寄還之封識如故世有處貴富之地而淫褻無恥當變故之時而貪昧忘義者多矣孰知風塵之中有此卓異者人性之皆善豈不信哉然則觀人者未可以其類也

朝廷近建三官廟規制宏麗像肖莊嚴其費皆出內帑不煩有司工成日內府各內官及文武諸司大臣俱往瞻禮盡

上承母后意而羣臣將順之也兵書淶水張公問予三官所由始嘗考之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而魯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有疾者令其自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道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始於此予旣以復張公且爲評云水爲五行之一生於天而附於地非外天地而爲物也今以水與天地竝列已爲不通之論若其使民服罪之書水官者沈之水地官者埋之地似矣天官者旣云上之天則置之雲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則山非地乎其誣惑蚩蚩之民甚矣

大甕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靑天此邵康節先生詩今人呼盛茶酒器爲甕有自來矣然此字亦後人方言所增韻書無之

檀弓記孔子居宋見司馬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初疑所謂石槨若今合石爲之不應若是其難也宏治戊申之春舟過徐州約三十里聞鄉人言其地有洞山寺寺下有洞爲古蹟甚奇乃命艤舟一登讀眉州萬閣老所撰建寺碑乃知卽所謂桓山宋桓魋葬處也其隧道當南向今已在佛殿下矣佛殿後有一穴可入石槨約高丈餘其深約五六步其廣半之兩旁又各鑿爲夾室狀每處可容十人蓋四周一全山而

剳其中耳是宜三年而不成也蘇長公遊北山時蓋已蕩然金椎之餘矣今石壁所刻賦蓋後之好事者爲之其稱洞山者以石槨爲洞也

近見二文士有三年服者同送鄉人之喪一人束孝帛一人不束人問之不束者云重不可加輕束者云斯須之敬聞者質予當以何人爲是予曰若論小節二人皆是若論大體二人皆非蓋父母之喪雖出門弔問亦不可況可送之出郊乎今既往弔且受其帛矣及出送而曰重不加輕乎如以爲禮尚往來使子弟行之可也

唐詩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手自鋤歷解云穀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令雨其穀

於水也讀爲上聲者非

梅聖俞河魨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魨當此時貴不數魚鰕而吾鄉俗語則云蘆青長一尺莫與河魨作主客蘆青卽荻芽也荻芽長河魨已過時矣而聖俞云然予嘗疑之後觀范石湖吳郡志始知此魚至春則泝江而上蘇常江陰居江下流故春初已盛出眞潤則在二月若金陵上下則在二三月之交池陽以上暮春始有之聖俞所云殆池陽當塗之俗而歐公所謂羣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以荻芽爲羹則又附會之說非眞知河魨者也

觀屬目聞屬耳然佛書有觀其音聲之文杜詩有心清聞妙香之句正猶烏不可以牝牡言獸不可以雌雄言易有牝

雞詩有雄狐此文字中活法可以意會而不必泥也
蜃氣樓臺之說出天官書其來遠矣或以蜃爲大蛤月令所謂雉入大海爲蜃是也或以爲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濱海之地未嘗見有樓臺之狀惟登州海市世傳道之疑以爲蜃氣所致蘇長公海市詩序謂其嘗出於春夏歲晚不復見公禱于海神之廟明日見焉是又以爲可禱而得則非蜃氣矣遼東志云遼東東南皆山也其峯巒疊翠葱蒨可觀當夏秋之交時雨旣霽旭日始興其山嵐凝結而城郭樓臺草木隱映人馬馳驟於烟霧之中宛若人世所有雖丹青妙筆莫盡其狀古名登萊海市謂之神物幻化豈亦山川靈淑之氣致然邪觀此則所謂樓臺所謂

海市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東坡之禱蓋偶然耳且詩中有云朝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其自負亦不淺矣況此老素善謔又安知非自神其事以鳴其不平邪

虞邵庵作朱澤民毋吉宜人墓碣有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將就館其姑施夫人疾病歎曰吾婦至孝天且賜之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陽抱山之原使穿壙以爲藏施夫人曰異哉吾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孫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得石焉封曰太守陸君績之墓別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爛人來換

石果斷矣其祖命亟掩之而更卜兆地夫人又夢偉衣冠者復來曰感夫人盛德眞得爲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没人以爲孝感所致德潤澤民名也澤民仕元爲征東行省儒學提舉今朱文天昭御史之高祖審如是則澤民乃陸公續後身也予嘗觀前代探環覓刀等事猶未之信今觀此文則知天地間異聞不可謂盡無也

楊鐵崖國初名重東南從游者極其尊信觀其正統辯史鉞等作皆善已若香奩續奩二集則皆淫褻之詞予始疑其少年之作或出於門人子弟濫爲筆錄耳後得印本見其自序至以陶元亮賦閒情自附乃知其素所留意也按閒

情賦有云尤蔓草之爲會誦召南之餘歌蓋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鐵崖之作去此遠矣不以爲愧而以之自附何其悍哉香奩續奩惟崑山有刻本後又有楊東里跋語玩其辭氣斷非東里之作蓋好事者盜其名耳記此以俟知者

魏將軍某年七十餘披甲上殿及隨鑾輿出入不減少年人問其平生事云年四十五時已絶男女之欲周和尚廬陵人流落京師年九十餘遠路能步行須髮不白予嘗問其得何脩養之術云無他術自壯年能節欲耳且云人之精液度與女子能生人若能保守存留豈不能資生自身太倉畫士張翬年九十餘耳聰目明猶能作畫嘗問其何修

而致云平生惟欲心頗淡欲事能節或者賴此耳無他術
也
毘陵謝應芳子蘭嘗論三高祠不當祠范蠡云季鷹魯望吳
產也吳人眎爲東家某是己鴟夷子皮始終事越間以行
成留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
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社大宰皆蠡之謀越人論
功蠡居第一豈非吳之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遯迹而去
其識見固高於常人然浮海之裝捆載珠玉在齊復營致
千金之產自齊居陶父子耕畜轉物逐利復積畜累鉅萬
太史公前後不一書者蓋深鄙之非美之也較諸子房辟
漢翛然從赤松子之遊相去多矣杜牧之蘇子瞻皆謂蠡

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爲比由是觀之謂其人爲貪爲穢亦不爲過尚何風節足慕乎今也以吳人馨香之黍稷享敵國貪穢之仇讐於理其可乎哉禮云民不祀非族況仇敵乎吳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若泰伯仲雍延陵季子實天下所共高者也凡爲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宜尊三讓至德之聖祠於堂上配以二賢仍以季鷹魯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戾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哉若謂蠡有功而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一致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此言具子蘭上饒參政書目志云方議移文

有司會世變而止按此言蠱事大率皆前人所嘗道其言吳有三高人未之思一段則前人所未發也

先儒謂詩傳有本韻不必叶而叶者今細察之信然如吉日三章其祁孔有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皆叶羽已然有友右皆從又吳人自來呼又爲以音但不通於天下耳不必叶也又如隰桑遐不謂矣傳云遐與何同若以聲音相同則今常熟吳音稱何人爲遐箇是已其引鄭氏云遐之言胡也則又以義不以音矣

巡撫周文襄公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晃叱皂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入見後公召晃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

繫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晃爲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晃字士章嘉興人在崑庠時季考月試賞罰明信弟子多所作成至今論師道者必首稱之詳見葉文莊公水東日記

嘗聞中官談漢府事因問漢庶人所終云初庶人被執鎖縶逍遙城一日宣廟欲往觀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其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急扶起久而神思乃寧始自悔亟命壯士舁銅缸至覆之缸約重三百斤猶覺頂負而動積炭缸上如山然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亦不知其處矣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微震三月一日丑時大震本日戌時復震初五日丑時復震十三日十四日相繼震十九日連震二次考之自古祥異所未聞也

凡軍前紀功南蠻首三級爲一功北狄首一級爲一功凡婦人首級受賞而已不升官北狄婦人面與男子無須者不異故報功者多雜以婦首充數莫能辨也嘗遇都督馬儀談及此儀云辨之亦有法紀功多文臣不知此法耳第投水中仰者婦人俯者男子予嘗聞水中浮屍男俯女仰此陰陽定體之妙雖人力翻覆之終歸其舊未知人首亦然儀在邊最久必嘗試知其然也

積書不能盡讀而不吝人借觀亦推己及人之一端若其人

素無行當謹始慮終勿與可也世有借書一癡還書一癡之說此小人謬言也癡本作瓻貯酒器言借時以一瓻爲贄還時以一瓻爲謝耳以書借人是仁賢之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豈可但以癡目之哉

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爲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朝廷之聰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實封皆自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卽露無幸免者自天順間有投匿名奏本言朝廷事者於是始有關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旨意出卽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於何年乃有拆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訐奏左右內臣及勳戚大臣者本未進而機已泄被奏者往往經營倖免

原奏者多以虛言受禍祖宗關防奸黨通達下情之意至
是無復存矣可勝嘆哉
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導引京師富賈收買古今玩器進奉
啓上好貨之心由是倖門大開金夫子弟各以珍異投獻
求進而無名乃於各寺觀聚寫釋道星命等書進呈遂得
受職內原任中書序班者得陞職至太常鴻臚太僕少卿
等階白身人得受鴻臚主簿序班等職生員儒士匠丁樂
工勳戚廝養凡高貴者皆與並進名曰傳奉蓋命由中出
不由吏部銓選故名器之濫無踰此時未幾以星變修
弭廷議革之稽其數原有職傳陞者三十六人白身授職
者五百三十八人悉革職勒令原籍閒住不再錄用軍職

傳陞者數當倍蓰未暇籍也
鴨脚樹實如杏而其核中之仁可食故曰仁杏今云銀杏是似而非也
陞展染白髮以媚妾寇準促白鬚以求相皆溺於所欲而不順其自然者也然張華博物志有染白鬚法唐宋人有鑷白詩是知此風其來遠矣然今之媚妾者蓋鮮大抵皆聽選及戀職者耳吏部前粘壁有染白鬚髮藥修補門牙法觀此可知矣

菽園雜記卷九

菽園雜記卷十

予未第時未嘗作詩餘天順己卯赴會試夢至一寺老僧出卷求題予爲一闋與之既覺猶記其半云一片白雲人留不住一坐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吟風蒼松積雨此是怡情處及下第歸讀書海寧寺僧文公出白雲窩卷求題宛如夢中癸未會試嘗夢人贈詩云一篙春水到底渾入指不見波濤痕霹靂爲我開天門至期貢院火蓋術家有霹靂火之名而到底渾不見痕如其兆矣成化癸巳初入職方夢訪李閣老題其壁云浴日青山雨文天碧海霞臣言甘主聽騎馬夜還家戊戌在武庫時夢爲小詞云風剪剪花枝偃鈴索一聲驚臥犬可人期不來半窗明月珠簾捲乙

已居憂時夢爲一詩云海中種珊瑚遠意爲兒女十年失採掇一枝遽如許俱未解其何謂也

郊壇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壇壝每歲祭天凡四舉如祈穀大雩之類皆不合祭惟冬至合祭天地三年一舉耳本朝無北郊每歲孟春天地合祭於南郊名天地壇壇上又有大祀殿以爲行禮之處聞議禮之初高皇以義起之儒臣莫能奪也宋朝最多名臣碩儒而其制禮亦多難曉如祭天於圜丘而從以五方之帝則凡本乎天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感生帝之祭感生謂如以火德王則祀赤帝也祭地於方澤而從以嶽鎮海瀆則凡麗乎地者無不在矣又有

所謂神州地祇之祭卽京畿土地也程子嘗言旣祭社則城隍不當祭不知於此等大處何獨無議論抑嘗有之而莫能回邪

嘗讀召南至野有死麕一詩以其類淫奔而疑之然以晦庵先生之所傳注不敢妄生異議也近觀王魯齋二南相配圖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蓋魯齋以二南篇名各十一篇召南之甘棠爲後人思召伯而作何彼穠矣爲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麕爲淫詩皆不足以與此其大意以爲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其所刪者容或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於是配以爲圖其見亦卓矣使魯齋生於晦庵之時得與商確能不是其言

乎甘棠何彼穠矣二篇則非予識所能到也

醫書言瘦人驟肥肥人驟瘦皆不久同年薛爲學登進士時體甚肥及爲御史忽爾瘦削未幾公幹鄖陽一疾而歿聞歿時身軀縮小如十餘歲小兒此尤可異也

徐州百步洪呂梁上下二洪皆石角巉巖水勢湍急最爲險惡正統間漕運參將湯節建議於洪旁造閘積水以避其險閘成而不能行遂廢成化六年工部主事郭昇鑿百步外洪翻船石三百餘塊又鑿洪中河道累石修砌外洪隄岸一百三十餘丈高一丈八年主事謝敬修砌呂梁上洪隄岸三十六丈濶九尺高五尺下洪隄岸長三十五丈濶一丈四尺高五尺二十一年主事費瑄修砌呂梁上下牽

纜路若干文皆便民美蹟而二人皆遭謗議遂至坎坷蓋志於功名者多不避小嫌無所建立者輒生妬忌當道者不能察則輒信不疑而廢弃及之知巧者遂有所懲而因循歲月雖有當爲之事一切遜避以免謗議矣嗚呼仕道之難如此夫

王忠肅公翱一日入內府主事某從至左掖門附名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某入忠肅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朝廷邪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內豎談笑自若公遥見之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鄉黨篇否主事以曾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地豈是你嬉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邪

蓋奉天門御榻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肅之謚可無愧矣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免用宮嬪殉葬此最盛德事故孝宗實天亦有命不用遵先訓也於戲英宗一言前足以杜歷代之踵襲後足以立萬世之法程自黃鳥興哀之後僅見此耳豈非不世出之明君哉

宋朝臣寮受恩典者皆上表謝恩凡上尊官皆用啓故當時有王公四六語四六嘉話等書大率駢麗之文褒諂之語其於治體無補本朝表箋皆有官降定式惟每科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及公侯伯初封謝恩表出自臨時撰文上朝廷封事謂之奏上親王謂之啓亦皆直陳其事不用四

六體是以文臣文集中無作啓者去華就實存質損文亦
士習一變也前代公移多繁文洪武初亦有頒降𠔃繁體
式職方掌邊務覆奏封事頗多事必引援經史斷以大義
比諸司章奏稍涉文墨蓋故事因襲如此至何行宜掌司
時一奏之中引經大半而處置事體處反欠精神人頗厭
之予竊以爲邊方有事只須斟酌事體非賣弄文學時也
故凡覆奏本止是就事論事不急繁文一切損之惟本部
有所建明及評議議事條件應引經史者畧引爲證庶使
詞理簡明盡對君之體聞天順間職方奏內引書曰惟事
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一兵書抹去乃其有備四字云何
用如許字該司云此經句不可去也兵書以輕薄叱之諸

司聞之以爲笑談

車字昌遮切者韻書云輿輪之總名今觀凡器之運轉者皆謂之車則車字有轉運之義如桔槔汲水曰車水轆轤挽舟過堰曰車壩紡紗具曰紡車颺穀具曰風車繅絲具曰繅車圬者斂繩具曰綫車漆工漉漆具曰漆車規工曰車旋皆以其有機軸能運轉也至於沛油者曰油車梳工製梳骨角工製簪亦皆曰車此未可曉

兵部選官後武選司官必於內府貼黃所貼有內黃外黃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註寫功陞世次會同尚寶監尚寶司兵科官於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送內庫銅櫃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

者與赴內府査外黃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査內黃其愼重如此今軍職多不知自重如在京衛所官犯罪備招送武選査例發落者無日無之往往有罪大惡極非人所爲者故予嘗謂不覩貼黃用寶不知軍職之所以重不覩法司招議不知軍職之所以輕

成化末年患京師多盜兵部尚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內外居民予嘗以曹參告後相獄市并容之說止之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子秀才耳乃奏差科道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時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爲盜悉送繫兵馬司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肆傭工皆聞風匿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騷擾之謗漸聞

禁中公始悔之早朝時途中有抛擊甓石者公益懼乃促畢事第令五兵馬司造冊復命而止徒爾擾下無補於治也一日公語劉時雍云陸郎中向以曹參事止我我嘗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誠有見後人莫能出其範圍也

南方寺觀及人家庭院中多種芭蕉但可資觀美而已實無所用或以其葉代荷葉襯蒸麪食然婦人有癥瘕及血氣病者感其氣則益甚是亦不可用也聞豬瘟者以其根飼之魚泛者以其榦剉投池中則已未之試也

蕎麥之蕎韻書無之本草有之蓋宋人所增耳道藏中有藥石爾雅一卷乃唐元和間梅彪所集諸藥隱名以粟黍蕎荳麥為五芽則此字之來亦久矣

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面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數事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洪武錢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嘗見有之今復不見一文蓋銷毀爲器矣寶鈔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貫僅直銀三釐錢二文民間得之置之無用大誥惟法司擬罪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實未之見況復有講讀者乎洪武韻分併唐韻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內依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間朝野仍用唐韻

江西一遊士善異術上官多禮貌之按察某副使獨不信術士欲自見請以術爲戲許之乃剪紙爲二刀作法戲之二刀即飛起交舞於前冉冉近副使副使端坐不動俄而撲

其面副使以袖拂之術士乃收刀而去但見副使雙眉已削去矣遣人捕治不知所之聞之姜恒頫進士使江西云然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贄均兩浙雜稅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贄以爲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宜復循僞國之法上從其說故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定式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有子五皋準覃鞏罕準之子爲丞相其他亦多顯豈惠民之澤歟出紹興志

馬尾裙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

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以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體虛奓取觀美耳閣老萬公安冬夏不脫宗伯周公洪謨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駙馬至有以弓弦貫其齊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宏治初始有禁例

憲宗朝未嘗輕殺人末年殺二人於人心最痛快游民王臣者以幻術游貴戚之門嘗從太監王敬江南公幹所過需索財物括掠玩器及諸珍怪之物不勝騷擾事發棄市傳首梟於蘇州等處百戶韋瑛者嘗爲太監汪直羽翼生事害人人皆怨之直敗調任口外然其害人之心未已也嘗

掩捕百姓十餘人械送京師告變上命會官鞫之則皆誣也蓋瑛媒蘖其狀欲藉此以立功耳反坐棄市梟首於其掩捕之地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溪台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爲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爲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其贗爲婦人者名粧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逼真士大夫有志於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絕之

俞漢遠上虞人能詩畫嘗膺保舉寓京師時吏部郭尚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見而不可

得子何獨不往漢遠曰吾以應薦而來今往爲之畫使他日得美除入將謂以畫得之卒不往後卒旅邸貧無所蓄鄉人裒金爲斂之近有鍾欽禮者亦上虞人善畫山水以上司多好其畫輒以此傲人無何依託官府聲勢詐取人財事露問發充軍聞有持其畫奉予者予曰屋壁雖陋不掛賺金賊畫也古人看書畫一要師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雖工亦減價矣吾鄉張節之先生見人收蓄黃廉使翰草書帥令裂去云好人家却收此人筆跡其疾惡如此

杭州府每歲春秋祭先聖及社稷山川二壇皆布政司官主之如先聖固天下之所尊而二壇神位明有府社府稷本

府境內山川及城隍主名知府却不得主祭布政司統十一府却只作所治處一府祭主此等禮制頗有窒礙不知當時儒臣議禮何以慮不及此

大明一統志即景泰間修而未成者天順間始成之初修時學士錢原溥爲副總裁嘗欲志戶口而李文達以戶口戶部自有數慮傷繁而止按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是民數朝廷之所重也苟在所當志何傷繁之慮邪如以此爲戶部有數而不志則內外文武諸司之設吏兵二部有數學校寺觀禮部有數皆將不必志邪文達既自用而彭呂諸公又皆務爲簡重不相可否故此書之成不但戶口之登耗無徵而已

浙江各府縣布政按察分司在府城者大率規制如一在各縣者按察分司多宏敞整麗布政分司多狹隘朴陋初疑按察能糾察官吏貪污者懼致畀而然後至各府縣徧覽志書見按察分司皆建自洪武間布政分司至正統七年以後始有之乃得究知其所以然蓋國初糾察諸司讞審庶獄在內從各道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處分其時御史建員未廣有事則奉命而出事竣即還巡按亦未有專官故按察之官職專而權重今分巡官各有印章此可見矣其後分遣御史巡按外藩按察之體勢由是始輕且御史所至更無察院每止宿按察分司而已分司既剏於經畫官府之初則廣狹豐儉得以如意爲之故其規制多

寬廣又以御史所寓禮宜致隆故有司以時修飾而華美中度布政司職理民事非奉部符不出至宣德正統以來添官稍多始議置分司且其地率多即官府棄地爲之故規制不能如意又分守官按臨不過信宿而去故有司忽之而修葺怠焉此蓋理勢使然非有意而優劣之故虛心觀理則理無不燭疑心待人則人鮮無過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

今府州縣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蜀主孟昶所作全文二十四句本名令箴宋太宗愛之摘此四句以刻石更今名耳近見紹興察院石刻高宗題其下云近見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

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也云云後有端明殿學士左
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權邦彥特進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荊
浙諸軍事呂頤浩等跋語以爲五代之餘遺民赤子新去
湯火太宗皇帝哀矜撫綏寄在守令乃發大訓垂諸庭石
云云高宗贊其臣皆直以爲太宗所自作誤矣觀全文二
十四句詳見蜀志并吏學指南
動賞入神祠見所塑部從有袒裸者臂股皆以墨畫花鳥雲
龍之狀初不喻其故近於溫台等處見國初有爲雕靑事
發充軍者因詢問雕靑之所以名一耆老云此名刺花繡
即古所謂文身也元時豪俠子弟皆務爲此兩臂股皆刺

龍鳳花草以繁細者爲勝洪武中禁例嚴重自此無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見卽文身像也聞古之文身始於島夷蓋其人常入水爲生文其身以辟水怪耳聲敎所暨之民以此相尙而傷殘體膚自比島夷何哉禁之誠是也由是觀之凡不美之俗使在上者法令嚴明無有不可易者彼以爲民俗在所當順或以爲政事當先所急而不爲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

嘗聞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葬處草靑故名靑塚朱溫弑唐昭宗於椒蘭殿前血漬地處今生赤草岳武穆墳樹枝皆南向前二事皆不可見岳墳嘗往拜謁南枝之樹乃親見焉

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乃知告身非誥勅卽今文憑類也嘗於南京吏部見國初新選官皆給黃紙印本符一通疑卽告身之遺意文憑乃後來所更定主意在關防姦僞耳故到任卽繳上之

曹娥碑後漢上虞令度尙字持中立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撰蔡邕題其陰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古碑已不存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郞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重書碑在今廟中又有後人臨邕八字其石方三尺許已破裂不全世傳曹操與楊修讀碑陰八字未達修欲言而

操止之行三十里操始悟由是忌修斬之或謂操未嘗至越安得此事竊意操所謂讀非必廟中之碑殆楊本流傳它處者耳其言修以是被斬則非也蓋修素與曹植相善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魏武甚怒之既慮終始之變以修素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之註謂以交搆賜死是也語在陳思王傳觀此則修之死非爲讀碑明矣

莫月鼎像吳門省鑑沈文明寫其自贊云雷霆散吏閒應世緣若造此道先天後天丙戌上元月鼎自贊此像今在予家曾伯祖諱可山當元季之亂弃家爲道士嘗從月鼎學五雷符水法徧遊江湖後歸老歿大倉長生道院此像之

所自來也月鼎本湖州人歿於蘇州蘇湖志皆載其事宋
學士景濂嘗爲立傳子近裝潢成軸備書二郡志所載及
宋傳於上以爲家藏云

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自鈔錄聞五經印版自馮道始今學
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之外郡縣疑未有
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統間書籍印版
尚未廣今所在書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於前
已但今士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
無益令人可厭上官多以餽送往來動輒印至百部有司
所費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畢而不得一見者
多矣嘗愛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所司乃許刻印

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議及者無乃以其近於不厚與
昆倰翟顏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輒談及國事一日顏書其所
志以示翟言頗不謹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翟已執之爲
奇貨矣後顏登第爲京職翟每從假貸卽應之弗吝人以
顏爲仗義而不知爲其制也一書記辛稼軒帥淮時陳同
甫往謁之與談天下事稼軒酒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
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同甫夜
料稼軒酒醒必悔必殺己以滅口乃逃去月餘致書稼軒
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
然同甫平生自許甚重其亦爲此耶

菽園雜記卷十一

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祭社稷風雲雷雨山川等壇以守禦武官爲初獻文官爲亞終獻洪武十四年定以文職長官行三獻禮武官不令與祭禮官之議大抵謂有司春祈秋報爲民祈福文官職在事神治民武官職掌兵戎務專捍禦古之刑官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武官不令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然當時但言社稷等神而不及先聖此固主春祈秋報之說豈不以報本於先聖者不當以是拘抑豈不以古者出師受成釋奠皆必於學故略之耶宣德乙卯各處軍衞俱得設學春秋二祭皆武官主之學官分獻而已使當時議禮者兼先聖廟

祭而言則今日武官主祭與禮制悖矣此等事本出偶然
然亦若預爲之地者誠可異也

瑯邪郡名韻書云今沂州一曰滁州當以沂州爲是齊景欲
遵海而南放於瑯邪是也滁州乃山名耳韻書誤矣

家有化書一冊云宋齊邱撰宋學士景濂諸子辯云齊邱子
六卷一名化書世傳爲僞唐宋齊邱子嵩作非也作者終
南山隱者譚峭景昇齊邱竊之者也後見一書有云景昇
因游三茅道過金陵見宋齊邱出化書授之曰是書之化
化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後世齊邱以酒飲景昇虐之盛
醉以革囊褁景昇縫之投深淵中奪此以爲己書作序傳
世後有隱者漁淵獲革囊剖而視之一人鼾睡囊中漁者

大呼乃覺問其姓名曰我譚景昇也宋齊邱奪我化書沈我于淵今化書曾無行乎漁者答曰化書行之久矣景昇曰化書若行不復人世矣吾睡此囊中得大休歇煩君將若囊再縫而復投斯淵是亦願望漁者如其言再沈之齊邱後爲南唐相不得其死宜哉此記齊邱奪書頗詳而似涉怪誕化書道藏中亦有之云眞人譚景昇撰沈淵事若信有之景昇其所謂眞人耶

嘗聞一醫者云酒不宜冷飲頗忽之謂其未知丹溪之論而云然耳數年後秋間病利致此醫治之云公莫非多飲涼酒乎予實告以遵信丹溪之言暑中常冷飲醇酒醫云丹溪知熱酒之爲害而不知冷酒之害尤甚也予因其言而

思之熱酒固能傷肺然行氣和血之功居多冷酒於肺無傷而胃性惡寒多飲之必致凝滯其氣而為停飲蓋不冷不熱適其中和斯無患害古人有溫酒服酒之名有以也

宋祥興二年己卯元主忽必烈滅宋大興彼教任番僧拘迂等滅道教十月二十日盡焚道藏經書是日火焚其廟憫忠等寺一十二處其徒被火焚死者八十三人雷震死想埋等一十九人及張伯淳王磐等五人北方奉彼教者以非時雷震為懼每年至是日拜天謝過出歲時類紀此事若信有之神異甚矣但恐是道家者流附會之説

今人以正五九月新官不宜上任俗吏信之而見道明者固不忌也或云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

應祀神壇必用宰殺故忌之今人多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此說有理然其事非始於宋始於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天下每年正五九月並不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意者宋因之而益嚴耳詳見揮麈新錄

稱肩輿腰輿板輿筍輿兜子即今轎也洪武永樂間大臣無乘轎者觀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可知矣或云乘轎始於宣德間成化間始有禁例文職三品以上得乘轎四品以下乘馬宋儒謂乘轎以人代畜於理不宜固是正論然南中亦有無驢馬雇覓處縱有之山嶺陡峻局促處非馬驢所能行兩人肩一轎便捷之甚此又當從民便不可以執一論也

諸司職掌是唐宋以來代書本朝因而損益之洪武二十三年改戶刑二部所屬皆爲浙江等十二部後又改六部子部爲淸吏司然今衙門名目制度改革官員品秩事體更易又多與國初不同亦多該載未盡者衙門名目不同如吏部所屬文選等四淸吏司舊云選部司封等部鴻臚寺舊云儀禮司之類是也制度改革不同如北平都布按三司今改爲順天府并直隸府衛承天門待詔觀察使中都國子監回回欽天監五軍斷事司蒙古衛今皆裁革舊有左右春坊而無詹事府之類是也官員品秩不同如六科都給事中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給事中行人司正俱九品各衙門司務行人司行人皆未入流之類是也事

體更易不同如兵部之整點軍士飛報聲息舊屬司馬部今屬職方清吏司之類是也該載未盡者如兵部之將官將軍勇士之類是也必得刪訂增廣成書使一代之制粲然明白垂之萬世而足徵可也

酇有二音一則旰切一才何切皆地名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旰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楊震三鱣事音當作鱓若作本字則其魚長一二丈鸛雀豈能兼致乎近見一詩有只恐留侯笑酇侯之句一詩以三鱣押入天字韻皆失之矣

嘗聞父老云太宗初無入承大統之意袁珙之相有以啓之近見姚少師廣孝撰珙墓志有云洪武間上在潛邸聞先

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旣拜受卽沐浴戒行李而起及見

上大悅於是肅恭而前面對聖容俯仰左右一目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濶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步聲如鍾實乃蒼生眞主太平天子也年交四十髯鬚長過於臍卽登寶位時上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日上誕膺天籙嗣登大寶因感先生昔言之驗於是勅遣內侍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賜冠服鞍馬文綺鈔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珙別有紀云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敬蒙燕府差人取至北平觀此則知太宗之有大志久矣

珙之相特決之耳珙字廷玉號柳莊鄞人相術之妙詳見
九靈山人戴良所著傳
河南湖廣之俗樹衰將死以沸湯灌之令浹洽卽復茂盛名
曰炙樹種竹成林者時車水灌之故其竹不衰
宋朝崇信道教當時宮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神鬼少有不
封爵號者如上虞曹娥立廟表曰始自漢世亦足以示勸
矣宋大觀四年八月封爲靈孝夫人政和五年十一月封
爲靈孝昭順夫人淳祐六年六月封爲靈孝昭順純懿夫
人又封娥父爲和應侯母爲慶善夫人各有封勑尙存予
嘗謂當時中書省官一半歲月與神鬼幹事其代言之臣
尤爲孟浪如漢碑言娥父盱能按節歌舞婆娑樂神婆娑

蓋舞貌其封和應侯勅乃云爾迎婆娑之神至於溺死不亦可笑乎本朝著令有司春秋致祭神主曰漢孝女曹娥之神革去前代封爵名正言順眞可爲萬世法矣然娥之孝豈待爵號顯哉今其江其鎭其館驛鹽場壩堰急遞鋪之類皆以曹娥爲名蓋將歷萬世而不泯矣

舊制軍職疾故子弟年十五得承襲官職者比試武藝而官之試不中者不得輒入選老而無子者月給全俸早亡而妻守寡者月給俸二石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二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後有子不准襲令爲民無子而有孤女者月給俸五石年至十五住支名曰優養故官子弟年幼未襲者亦給全俸名曰優給在任犯罪監故

子弟應優給者月給半俸出幼卽承襲者免調別衛年二十以上者俱調衛仍支全俸至永樂間凡以奉天征討得功者子弟俱容至十六歲承襲且免比試武藝子患殘疾者給全俸終身十年後有子俱准承襲父犯罪監故子承襲者不拘年之長幼一例免調衛孤女優養者不拘出幼至適人始住給凡事優厚於舊名曰新官而以開國功臣名曰舊官予官武選時嘗竊以爲高皇起布衣得天下於羣雄之手文皇起藩邸得天下於一家之親其難易固當有辨而待功臣之典厚薄如此揆之治體似未穩當嘗欲建白其事而一之使法制適均事跡不顯未久外陞而止

寧波奉化縣有鮚鱭巡檢司初不解其名義攷之志書引顏

師古云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其腹中埼鉅依反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今埼作鯑韻書並無因印文之誤耳

梁山伯祝英臺事自幼聞之以其無稽不之道也近覽寧波志梁祝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

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世傳元答吉太后寓懷慶時惡聞蛙聲傳旨諭之蛙不復鳴及僧法衍禁蛙池事蓋皆後人附會之說耳吾邑城半山橋人家夏月不設蚊帳而終夜無蚊餘杭抵富陽各縣皆深山茂林中暑月不聞蟬鳴渡江至蕭山界則蟬聲滿耳觸類而長之乃知蛙事之妄也
駱賓王靈隱寺詩有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之句釋之者云赤城山上有石橋懸渡石屏風橫截其上赤城山即天台山之一也又引顧凱之云天台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嘗問之天台人亦極誇其幽迴奇絕似非人世所有者壬子七月十八日與潘敘憲應昌乘

輿往觀跋涉嶺澗行三十餘里至其處路極險僻蓋天台諸山之水自西北流者中分二派一下自南一下自東皆會於此當二水之衝有石隱隱横亘其下者三横石之外石勢直下壁立數丈飛瀑下瀉其聲如雷而石橋正當其前橋之兩端抵澗兩崖約長數十步其上中隆而旁殺若橼背然其下齊平如截橋之下石勢壁立而下者又數丈飛瀑出其下歕激震怒勢益湍急自此而下其深莫測矣始信其幽恠奇絶誠非人間所有又以知石橋本在山下深澗中彼以爲懸渡赤城山上石屏風横截其上者皆妄也應昌生長天台亦未之到則台人所云其中方廣寺爲羅漢出沒之處皆謬妄不足信矣

雁蕩山之勝著聞古今然其地險遠至者絕少宏治庚戌十月按部樂清嘗一至焉蕩在山之絕頂中多葭葦每深秋鴻雁來集故名山僧亦不能到其處聞之樵者云然耳山下有東西二谷東谷有剪刀峯瀑布泉頗奇大龍湫在其上西谷有常雲峯在馬鞍嶺之東展旗石屏天柱玉女卓筆諸峯皆奇峭聳直高插天半而不沾寸土其北最高且大橫亘數十里石理如湧浪名平霞嶂靈岩寺在諸峯巑岏中於此獨立四顧心目驚悸清氣砭骨似非人世令人眷戀裴回不忍舍去回視西湖飛來等峯便覺塵俗無餘韻矣平霞嶂西一洞中有石下垂泉涓涓出二竅中名象鼻泉古今題詠頗多別有遊雁蕩山記

宋建炎初孔子四十八代孫襲衍聖公端友扈駕南渡端友
歿子玠襲封始寓衢州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爲家廟
賜田五頃孫搢文遠萬春洙六十年間俱襲封淳祐乙卯
郡守孫子秀請于朝以城北閒地建孔氏家廟規制視祖
庭丙子燬於盜洙遂卽其家以祀元至元十九年有詔孔
氏子孫寓衢者赴闕洙及弟演子楷入覲奉問勞奬諭授
國子祭酒浙東提學以宋政和年所降襲封銅印納于朝
其封爵遜於曲阜弟襲焉

浙江王都指揮澤嘗宿嘉興天寧寺旣去有僧入其臥處見
一蛇蟠榻上乃闔門而出俄而二健卒趨至取其所遺金
帶去蓋卽僧所見蛇也

浙江銀課洪武間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增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兩宣德間增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兩後鎮守太監李德兵部尚書孫原貞奏坑戸實辦銀二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兩陪納六萬一千七百八十餘兩正統間減數止辦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景泰七年實得一萬六千零六十五兩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兩成化三年奉勑辦銀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成化五年減數一萬零二百三十七兩有奇因太監盧永之奏也未幾又奉勑照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兩成化十九年又因太監張慶之奏照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以後額辦處州府所屬各縣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温州府泰順

縣九百九十一兩八錢共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一兩比之成化三年額數多九百九十一兩宏治二年減免一萬一千四百兩止辦解一萬零八百四十一兩又禁取額外耗銀三千餘兩從巡按御史暢亨之奏而刑部侍郎彭公韶覈實其事令人全歸功於彭非也暢後以事調外任而其功不可泯故記之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供簿正釋者謂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今之祭禮通行天下器有定數物有定品使易遵行正合此意然天下風氣不同土產異宜自有不能律者如鹿兎北方最易得南方澤國則得之已難今蘇松嘉興二祭鹿兎皆買

之隣郡價亦頗貴廣東全不產兒每以胡孫代之聖人知周天下而猶如此然則堯舜猶病亦勢然也
廣西有蚺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著男陰卽消縮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蓋此水乃蚺蛇出没處有涎沫其中故也輟耕錄記侻傑少年奸淫藥被人左使致終身不舉者疑卽其脂也又見孫思邈千金方鹿脂亦然
張御史云成化間盜發韓魏公塚得金銀器頗多黃金帶至三十六腰其富可知予意此帶必是君賜若其自置則失之不儉受之人則失之不廉以此殉葬非徒無益而反害之魏公在當時偉然人望也必其子孫愚昧致有此耳按

葉文莊嘗問永寧倉官言魏公墳去彰德城不及二十里碑石羊虎悉因營建趙王府鑿煉盡矣數年前亦經盜發此當是公爲山西參政在宣府修理八城時所記則魏公塜被發久矣此蓋別一韓姓者

客商同財共聚者名火計古木蘭辭云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唐兵制以十人爲火五十人爲隊火字之來久矣今街市巡警鋪夫率以十人爲甲謂之火夫蓋火伴之火非水火之火也俗以火計爲夥計者妄矣

高皇嘗問劉三吾所居山川形勢三吾具言其家所面峯巒甚奇乃圖以上上笑云何用如許以筆視山峯尖起處悉塗抹之未幾其山一夕被雷尖起處悉擊去意者聖天子

動與天合而然耶聞之劉時雍云
成化間山東魚臺縣民穿窨得古塚中一甕取以貯水貯之
輒涸民以其不利置之大樹上時鳴鳴作聲民恠而破之
後有識者云此寶器也一鏡照野外數里村落人畜皆見
縣官聞而取之浙江督漕張都指揮洪嘗買其石槨二板
親聞其事
投壺射禮之變也雖主樂賓而觀德之意在焉後世若司馬
公圖格雖非古制猶有古人遺意近時投壺者則淫巧百
出略無古意如常格之外有投小字川字畫卦過橋隔山
斜插花一把蓮之類是以壺矢為戲具耳予初時於燕集
見人寫字畫卦亦嘗為之後即慙悔雖違衆不恤葢非欲

自重亦以禮制心之一也近見鎭江一倅有鐵投壺狀類燭檠身爲竹節梃下分三足上分兩岐橫置一鐵條貫以三圈爲壺口耳皆有機發矢觸之則旋轉不定轉定復平投矢其中昔孔子歎觚不觚其所感者大矣今壺而不壺能無感乎蓋世之衒奇弄巧廢壞古制至此極矣豈但投壺之非禮而已哉

羅狀元應魁復官後以病請告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爲鄉約凡爲不善者衆不之齒大惡者棄之於是有强梁者一二人皆被執而投之水鄉人不平訟於官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爲羅倫從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之重辟無辭矣今幸而不受顯戮然殺人之名沾汚案

牘傳道人口寧不爲文法吏之所詆笑哉借曰起自草茅未嘗讀律然臣而作福作威及非士師而殺人者經傳具有明訓而妄作如是何耶予初聞此不信近審之劉方伯時雍乃知誠然未嘗不深爲之惜也

花蘂夫人有二以宮詞著者本蜀王孟昶妾費氏宋太祖取蜀收入掖庭其有墓在閩之崇安者本南唐宮人隨後主歸宋選入後宮太祖以其亦能詩謂之小花蘂云

司禮太監懷恩成化初以祖充雲南某衛軍乞取其族子一人爲後尋官之太倉有武職以將才舉者久不遷夤緣其族子求見恩笞其族子而拒之都御史王公越嘗至其內宅恩命小火者二三人以頭抵其腰而出之越之不得入

兵部王公恕之得召爲吏部皆其力也成化末邵妃方被寵上將有廢易意召恩與謀之恩叩頭曰此朝廷大事不敢苟且明早退朝時當與內閣大臣議之上以爲然明日將臨御呼恩左右以疾對使問之云本無疾昨聞聖旨驚成疾耳由是事不諧而止未幾發遣司香皇陵今上卽位復召入多所匡正卒于官

內閣文臣之設始於永樂年間此予所舊聞故宏治初論事嘗及之近聞李子易內翰云嘗見太祖實錄洪武中黃子澄齊泰皆太常少卿方孝孺翰林侍講同在內閣意者其時備顧問而已未必若後來諸公寵任之隆得專政柄也

温州樂清縣近海有村落曰三山黃渡其民兄弟共娶一妻

無兄弟者女家多不樂與以其孤立恐不能養也旣娶後兄弟各以手巾爲記日暮兄先懸巾則弟不敢入或弟先懸之則兄不入故又名其地爲手巾嶴成化間台州府開設太平縣割其地屬焉予初聞此風未信後按行太平訪之果然蓋島夷之俗自前代以來因襲久矣宏治四年予始陳言于朝請禁之有弗悛者徙諸化外法司議擬先令所司出牓禁約後有犯者論如姦兄弟之妻者律上可之有例見行

菽園雜記卷十二

新昌嵊縣有冷田不宜早禾夏至前後始插秧秧已成科更不用水任烈日暴土拆裂不恤也至七月盡八月初得雨則土蘇爛而禾茂長此時無雨然後汲水灌之若日暴未久而得水太早則稻科冷瘦多不叢生子初不知其故偶見近水可汲之田如是怪而問之農者云始知觀風問俗不可後也山陰會稽有田灌鹽滷或壅鹽草灰不然不茂寧波台州近海處田禾犯鹹潮則死故作碶堰以拒之嚴州壅田多用石灰台州則煅螺蚌蠣蛤之灰不用人畜糞云人畜糞壅田禾草皆茂蠣灰則草死而禾茂故用之

嚴州山中灌田之法有水輪其制約水面至岸高若干尺如

其度爲輪輪之輻以細木幹爲之每輻出枸處繫一竹筒但微繫其腰使兩頭活動可以俯仰置軸半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以承水溪水散緩則以石約歸輪下使急水急則輪轉如飛每筒得水則底重口仰及轉至上則筒口向下水瀉木槽分流田中不勞人力而水利自足蓋利器也夫桔槔隨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運以牛機器之巧無踰此矣山中深溪高岸桔槔之巧莫能施矣於是乎有水輪之制焉蓋制器利用苟有益於斯世則君子取焉漢陰抱甕之說特憤世疾邪之所爲未足以喻廣大也

馮婦善搏虎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虎負嵎馮婦

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近見嘉興刻本點法如此頗覺理勝蓋悅之者搏虎于野之衆笑之者則之之士也前後相應

廣西有𠪇姓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曰託𠪇既與度似而又從尺疑即此歟陝西有夯字音罕持物也奤音胎字上聲南人罵北人爲奤子廣東有𡦘字音奈平聲老年所生幼子𡝗音少杭人謂男之有女態者婧音其絙反謂子之幼穉者吽讀如撼恨其人而欲害之之辭越中有此等字往往於訟牒中見之

世傳水母以鰕爲眼無鰕則不能行云鰕聚食其涎因載之以行近聞溫州人云水母大者圓徑五六尺肥厚而重一

人止可擔二箇頭在上面正中兩眼如牛乳剖之中各有小紅鰕一隻故云以鰕爲眼前說非也又水母俗名海蟄直列反但不知爲某字松江志作海蟄或作海蜇翰罿大全作海蛇按蟄蟲冬伏也蜇蟲傷人也皆非物名亦非直列音蛇音除駕本草作蜡音同音雖非直列實水母之異名溫州人又呼水母爲鮓魚鮓字無義豈卽蛇音之訛耶

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唐人併著書人姓名然其書多是名公親筆宋以來書者篆額者皆具名本朝碑記惟勅建幷士大夫家所制者皆名公親筆其餘多是盜書顯官之名以衒俗耳且撰者必曰撰文書者必曰書丹蓋分行以書凑篆額字耳職銜字多少不一又必上下取齊中多

空字古意絶亡矣予近令人書碑記獨不然

大江中金焦二山金以裴頭陀開山得金而名焦以焦隱士所居而名近遊焦山讀徐武功壯觀亭記云古稱金鰲浮玉二山爲江漢朝宗于海之門戸卽今京口金焦是已蓋省文易名因以淆譌故郡志無考然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尚存岩石而江表之人猶稱焦門爲可證焉是以金山爲金鰲焦山爲浮玉矣疑而考之郡志及它紀載則金鰲乃金山中亭名浮玉本金山别名也焦山所刻二字筆勢肥弱蓋宋元人所書武功所云不知何據

清風嶺在嵊縣界宋末台州王節婦被虜至此投水死嶺本名青峯後人高其節改今名事具李孝光所作傳及士大

夫紀述楊廉夫獨立異爲詩云界馬馱馱百里程青峯後夜血書成只因劉阮桃花水不及巴陵漢水清葉文莊記夏憲使言昔有人以王節婦之死爲無是事作詩非之其人後絶嗣詩云嚙指題詩似可哀班班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爲上來正與廉夫意同絶嗣未必係此然貞女節士正倫生忍恥之人之所惡聞必欲陰伺疵釁而壞之者也厚德之士其忍爲此輩助虐耶

令旌表孝子節婦及進士舉人有司樹坊牌於其門以示激勸即古者旌別里居遺意也聞國初惟有孝行節烈坊牌宣德正統間始有爲進士舉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仕至顯官則無矣天順以來各處始有冢宰司徒都憲等名

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爲勝門有三坐者四坐者亦多干求上司建立而題署且復不雅如壽光之柱國相府嘉興之皇明世臣亦甚夸矣近得中吳紀聞之見宋蔣侍郎希魯不肯立坊名深歎古人所養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吾崑山鄭介庵晚年撤去進士坊牌云無遺後人笑也

今人以猜拳爲藏鬮鬮音鳩古無此字殷仲堪與桓元共藏鉤顧愷之取鉤桓遂勝或云漢鉤弋夫人手拳曲時人效之因爲此戲然不知鬮字何從始也

中酒之中本平聲唐人云醉月頻中聖近來中酒起常遲阻風中酒過年年東坡詩云臣今時復一中之今人作去聲

如中風中暑之中非也

温州樂清縣學舊有三賢祠三賢者宋賈司理如規錢孝廉堯卿王龍圖十朋也如規字元範補太學生初調廣昌尉再調興國軍司理不赴靖康之難身先諸生不肯逃避族里賴之時稱尚義者必曰賈司理堯卿字熙載吳越王七世孫孝友夙著紹興間舉孝廉未仕卒十朋字龜齡紹興間廷試第一學業純正後以龍圖學士致仕其祠舊在大成殿戟門之右後八因其廢易爲神廚宏治三年予按部至謁廟訪求其處欲復之無隙地戟門之左有梓潼神祠云是洪武間黄教諭所建命撤其像復作三賢神主而增入本朝章恭毅公綸改曰鄉賢祠不限其數以俟來者

普怛落伽山或作補陀落伽在寧波府定海縣海中約遠二百里餘世傳觀音大士嘗居此愚夫往往有發願渡海拜其像者偶見一鳥一獸遂以爲大士化身之應餘姚誌中載賈似道嘗至此山見一老僧相其必至大位而去再求之不復可得亦以爲大士應驗予謂自古姦邪取非其有未有不託鬼神協助以塗人之耳目者似道自知倖致高位恐人議已故詐爲此說以聾瞽愚俗耳不然福善禍淫神之常道設使不擇是非求卽應之豈正神哉普怛落伽華言白花此山多生山礬故名今人於象設大士處扁曰補陀勝境特礫島夷一白字耳義安取哉山礬本名鄭花其葉可染功用如礬王荆公始以山礬名之

憻丁來切註云失志貌蘇州人謂無智術者爲獃杭州以爲憻同年吳俊時用美姿容而不拘小節杭人呼爲吳阿憻嘗自云我死大書一名於墓前云大明吳阿憻之墓若書官位便俗矣惜乎韻無此字人亦多不識蓋初登第時聞此言今已二十七年而時用下世亦數年矣雖出一時戲言亦可見其曠達昨檢韻海偶得此字而記之

兩浙鹽運司所轄共三十五場淸浦等一十三場在蘇松嘉興地居浙之西而天賜一場隔涉崇明縣海面西興等二十場在紹寧溫台地居浙之東而玉泉一場隔涉象山縣海面其杭州府仁和許村二場雖居浙西場分則歸浙東凡浙東鹽共一十萬七千五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

一十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引浙西鹽共一十一萬四千八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七萬二千六百餘引各以一半折價解京一半存留給客浙西多平野廣澤宜於舟楫鹽易發散故其利厚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六錢浙東多阻山隔嶺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三錢五分俱便竈戶凡鹽利之成須藉滷水然滷之淋取又各不同有沙土漏過不能成鹹者必須燒草爲灰布在攤場然後以海水漬之俟曬結浮白掃而復淋有泥土細潤常涵鹹氣者止用刮取浮泥攤在攤場仍以海水澆之俟曬過乾堅聚而復淋夏用二日冬則倍之始鹹可用於是將曬過鹹泥約五六十担挑積高阜修爲方丈

池槽旁下掘成井口用管陰通再以海水傾漬池中鹹泥使滷水流入井口然後以重三分蓮子試之先將小竹筒裝滷入蓮子於中若浮而橫倒者則滷極鹹乃可煎燒若立浮於面者稍淡若沉而不起者全淡俱棄不用此蓋海有新泥及遇雨水之故也

凡煎燒之器必有鍋盤鍋盤之中又各不同大盤八九尺小者四五尺俱用鐵鑄大止六片小則全塊鍋有鐵鑄寬淺者謂之鐅盤竹編成者謂之篾盤鐵盤用石灰粘其縫隙支以磚塊篾盤用石灰塗其裏外懸以繩索然後裝盛滷水用火煎熬一晝一夜可煎二乾大盤一乾可得鹽二百斤之上小鍋一乾可得鹽二三十斤之上若能勤煎可得

四乾大盤雖壞而用柴多便於人衆浙西場分多有之小盤易壞而用柴少便於自己浙東場分多有之蓋土俗各有所宜也

高憲副宗選論今人於人物是非不公臧否失當者譬之觀戲有觀至關目處或點頭或按節或感泣此皆知音者彼庸夫孺子環列左右不解也一遇優人插科打諢作無耻狀君子方爲之羞而彼則莫不歡笑自得蓋此態固易動人而彼所好者正在此耳今之是非不公臧否失當何以異此此言可謂長於譬喩者矣

嘗聞吳文恪公（訥）爲御史巡按浙江時壞秦檜碑而未知其詳疑其爲檜德政碑及來浙江聞仁和縣學有宋刻石經

往觀之幷見此刻始知公所壞卽此石非檜德政碑也然於此有以見公學術之正論議之公有補於風敎多矣公文集未得見此作未知載否因錄以記之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幷書其像則李龍眠麐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譔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敎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

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戈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
擯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
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敵勢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
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
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
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因命磨
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姦檅之名不得厠于聖賢圖像之
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有所考云
漕運定規每歲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
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都司中都留守司
南京江南江北直隷一十三把總管轄各衞所旗軍領運

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隻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該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正米三百石連加耗四百餘石共該裝運七十餘萬石該運糧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寧溫州台州處州寧波紹興凡八衛海寧金華衢州嚴州湖州凡五所其餘沿海備倭衛所俱不運糧自宣德八年裏河漕運到今皆然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價銀一百兩軍衛自備三十兩府縣出價七十兩兌運者各衛所軍駕船至府縣水次倉兌糧起運京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係民夫民船運至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人駕船於四倉支運京通二倉近年又有改兌之名蓋免民起運淮安等倉加與

耗米就令軍船各到該運府縣兌糧直抵京通二倉也

禹廟在會稽山下規模宏敞塑像工整所謂窆石者相傳爲葬禹衣冠處其石形稍類鍾刻篆已剝落不可辨矣南鎮之廟亦塑神像則甚無謂嘗語府官當去像留主爲合禮意彼以爲自國初以來有之似不可毀嘗思之孔子與諸賢皆八鬼高皇初建國學時皆革塑像用木主嶽鎮海瀆不可以形像求者豈令用塑像耶此必前代舊物洪武初正祀典詔下有司無識失於改正耳決非朝制也

劉時雍爲福建右參政時嘗駕海船至鎮海衞遥見一高山樹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八云此非山海鰍也舟相去百餘里則無患稍近鰍或轉動則波浪怒作舟不可保劉未

信注目久之漸覺沈下少頃則滅没不見矣始信舟人之不誣蓋初見如樹木者其背鬣也

古人謂墓祭非禮故禮無墓祭之儀朱子亦嘗謂其無害於義蓋以孝子感時物之變有不忍遽死其親之心不能不然此說是也抑又有可言者葬後題主謂親之神魂已附於主故凡有事薦祭惟主是尊是親然爲主之木與吾親平昔神魂素不相干特以禮制所在人心屬焉親之體魄平昔神魂之所依載安知委魄之後神魂不猶依於此乎蓋魄有定在而魂無不之古人之祭或求諸陽或求諸陰或求諸陰陽之間不敢必也故以墓祭非禮而不行者泥古忘親者也行之無害也

蘇東坡有云紫李黃瓜村落香黃瓜今四五月淹爲葅者是也月令四月王瓜生苦菜秀王瓜非今作葅之瓜其實小而有毛本草名菝葜京師人呼爲赤包兒謂之瓜者以其根相似耳今人以其與苦菜並稱遂疑卽今黃瓜而反以黃字爲訛木緜花生南越樹高四五丈花紅似山茶子如楮實緜出子中可貯茵褥蘇州人稱攀枝花者是也今紡織以爲布者止可名緜花雲間通志以爲木緜花蓋踵蔡氏誤耳又嘗見一士人家葵軒卷中記序題詠皆形狀今之蜀葵花蓋不知傾陽衞足自是冬葵可食者詩七月亨葵及菽公儀休拔園葵皆是也古人文字中記載名物必攷覈精詳故少有此失

成化末里人朱全家白日羣鼠與猫鬭猫屢却全臥見之以物投鼠不去起而逐之才去

江南自錢氏以來及宋元盛時習尚繁華富貴之家於樓前種樹接各色牡丹於其杪花時登樓賞翫近在欄檻間名樓子牡丹令人以花瓣多者名樓子未知其實故也

吏部尚書王公恕在南京參贊機務時與王公傚友善作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刻板印行太醫院判劉文泰與公有怨上書訟其變亂選法數事且言其作傳刻板皆諷人爲之彰一已之善顯先帝之過以印本封進上不罪公令燒毀板籍而已公遂乞致仕去予謂板刻之舉或出於門生故吏而公以老成位冢宰初無禁止之言坐致奏訐以罷不

亦深可惜哉
廩生久滯宜擇其行檢端謹學業優長可當科目遺材者善爲疏拔之計不當專論其齒宣德中從胡忠定公濙之請起取四十歲以上廩生入國學需次出身天順初從都御史李公賓之請又一行之皆姑息之政也然宣德正統間監生惟科貢官生三種而已故此輩得以次進用景泰以來監生又有他途進者雖科貢之士亦爲阻塞中間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校職餘至選期老死殆半矣近聞北畿巡撫張公鼎亦建此議禮部寢之是能不以姑息結人心者也
古之君子以軍功受賞猶以爲耻而近時各邊巡撫文臣一

有克捷則以其子弟女壻冐濫陞賞要君欺天無耻甚矣予所見大臣不以軍功私其子弟者白恭敏余肅敏二公而已白薨後其子續陳乞官之余薨後朝廷欲官其子以子實舉人乃官其孫

近至溫州訪問前任知府之賢者士大夫每以何文淵爲稱首蓋其廉能之譽初非過情而惠利之及民者亦多故民猶稱之若所謂却金館之作則不能無意於沽名故今往來題詠者詠心推隱無已此所謂求全之毀也

浙之衢州民以抄紙爲業每歲官紙之供公私糜費無筭而內府貴臣視之初不以爲意也聞天順間有老內官自江西回見內府以官紙糊壁面之飲泣蓋知其成之不易而

惜其暴殄之甚也又聞之故老云洪武年間國子監生課簿倣書按月送禮部倣書發光祿寺包麵課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費如此永樂宣德間鰲山烟火之費亦兼用故紙後來則不復然矣成化間流星爆杖等作一切取撈紙為之其費可勝計哉世無內官如此人者難與言此矣

王冕紹興人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薪則斧神像爨之一隣家事神惟謹遇冕毀神像輒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冕家人歲無恙補像者妻孥沾患時時有之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冕屢毀神神不之咎吾輒為新之神何不祐耶巫者倉卒無以對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彼何從而爨耶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至今以為笑談

王琦字文璡仁和人鄉貢試禮部副榜授汝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士風爲之丕變改四川不樂乞致仕歸年才五十琦以清介自持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貧晏如也值歲大侵無以爲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偃臥不能出門戶有饋非故舊不受卽故舊至數亦却之隣有唁之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何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所愧於心耳雖飢且寒無不樂也何唁之有天順間竟以飢寒卒杭州守胡濬聞而弔之告布按二司爲祀之於杭學鄉賢祠出祠錄

景泰間温州樂清縣有大魚隨潮入港潮落不能去時時歎

水滿空如雨居民聚集磔其肉忽一轉動溺水死者百餘人自是民不敢近日暮雷雨飛躍而去疑其龍類也又一日潮長時魚大小數千尾皆無頭蔽江而過民異之不敢取食疑海中必有惡物嚙去其首然嚙而不食其多如許理不可究予宿雁蕩聞之一老僧云

商文毅公輅父爲府吏生時知府夜遥見吏舍有光跡之非火也翌旦問羣吏家夜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後爲舉子浙江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第一景泰間仕至兵部侍郎兼春坊大學士入內閣天順初罷歸有醫善太素脈公命診之云歆祿十年當再起成化初復起入閣數年致仕

菽園雜記卷十二終

菽園雜記卷十三

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朴愈於蘇也湖州人家絕不種牡丹以花時有事蠶桑親朋不相往來無暇及此也嚴州及於潛等縣民多種桐漆桑柏麻苧紹興多種桑茶苧台州地多種桑柏其俗勤儉又皆愈於杭矣蘇人隙地多榆柳槐樗楝榖等木浙江諸郡惟山中有之餘地絕無蘇之洞庭山人以種橘爲業亦不留惡木此可以觀民俗矣

石首魚四五月有之浙東溫台寧波近海之民歲駕船出海直抵金山太倉近處網之蓋此處太湖淡水東注魚皆聚之它如健跳千戶所等處固有之不如此之多也金山太

倉近海之民僅取以供時新耳温台寧波之民取以爲鯗又取其膠用廣而利博予嘗謂瀕海以魚鹽爲利使一切禁之誠非所便但今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其受雇之直耳其船出海得魚而還則已否則遇有魚之船勢可奪則盡殺其人而奪之此又不可不禁者也若私通外藩以啓邊患如閩廣之弊則無之其採取淡菜龜脚鹿角菜之類非至日本相近山島則不可得或有啓患之理此固職巡徼者所當知也

西湖三賢祠祠唐白文公樂天宋蘇文忠公子瞻林處士逋也樂天守杭日嘗築捍錢塘湖牐洩其水溉田千頃復修六井民賴其利子瞻初通判杭州後復爲守開西湖作長

隄中爲六橋又濬城中六井與民興利除害郡人德之林處士則以其風節之重耳考之郡志郡故斥鹵唐興元閒鄴侯李泌守杭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民受其惠則杭之水利興自鄴侯而白蘇二公之所修濬者其遺蹟也知有白蘇而忘鄴侯可乎竊謂三賢祠當祠李白蘇三公以遺愛和靖則別祠於其舊隱巢居閣或四照堂以表風節斯於事體爲得宜也

衢之常山開化等縣人以造紙爲業其造法採楮皮蒸過擘去粗質糝石灰浸漬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復蒸之濯去泥沙曝曬經旬舂爛水漂入胡桃藤等藥以竹絲簾承之俟其凝結掀置白面以火乾之白者以磚板制

爲案卓狀坊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

西湖相近諸山如飛來峯石屋寺烟霞洞等處皆巖洞深邃可愛然每處刻佛像破碎山壁亦令人可厭飛來峯散刻洞外石屋寺刻洞中大小至五百餘像烟霞洞所刻尤多蓋皆吳越及宋人之製予烟霞洞詩有刻佛過多清氣減之句正以其可厭耳

溫茶卽辟麝草洒煎服治毒瘡其功與一枝箭等未知果否一枝箭出貴州同五味子根金銀藤共煎能愈毒瘡

貓生子胎衣陰乾燒灰存性洒服之治噎塞病有效聞貓生子後卽食胎衣必候其生時急取則得稍遲則落其口矣

國初賜諡惟公侯伯都督凡勳戚重臣有之文臣有諡始於

永樂年間然得之者亦鮮矣今六卿之長翰林之老鮮有不得諡者古之諡必有議本朝無此制故諸老文集中無此作

作興學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謂作興率不過報選生員起造屋宇之類而已此皆末務非知要者其要在振作士氣敦厚士風獎勵士行今皆忽之而惟末是務其中起造屋宇尤爲害事蓋上官估費動輒銀幾千兩而府縣聽囑於旁緣之徒所費無幾侵漁實多是以虛費財力而不久復敝此所謂害事也況今學舍屢修而生徒無復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深可嘆息爲此者但欲刻碑以記作興之名而不知作興之要故也

歐公記錢思公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未嘗頃刻釋卷宋公在史院每走廁則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外聞此雖足以見二公之篤學然溷廁穢地不得已而一往豈讀書之所哉佛老之徒於其所謂經不焚香不誦也而吾儒乃自褻其所業如此可乎若歐公於此構思詩文則無害於義也

癸辛雜識解匡衡說詩解人頤以俗語兜不住下頦之說爲證且云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頤解而卒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此說過矣解音蟹如淳註云笑不止也又柳玭戒子弟書有云論當世而解頤言不學者聞論世事不能置喙但解緩頤頰而笑

耳盛槩二事偶過喜而有此異當時聞衡說詩者豈至此哉

尚書錢文通公譜略云奪門報功頒重賞者甚衆府君謂兵部尚書陳公汝言曰今日封侯封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汝言誰府君曰當時非奉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蓋以迎復之功歸諸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英宗皇帝卽命擇日上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愚謂子爲天子以天下養苟欲致隆於尊親授之以禮何所不可但論功邪使皇太后無手詔之功尊號當不上耶文通之言未爲得也

剪燈新話錢唐瞿長史宗吉所作剪燈餘話江西李布政昌

期所作皆無稽之言也今各有刻板行世聞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時嘗進廬陵國初以來諸名公於鄉賢祠李公素著耿介廉慎之稱特以作此書見黜清議之嚴亦可畏矣聞近時一名公作五倫全備戲文印行不知其何所見亦不知清議何如也

前代稱祖父母爲王父王母父母歿稱皇考皇妣今世無官者神主稱府君皆襲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也嘗見題無官神主稱處士無封贈婦人墓誌稱碩人蓋處士本不可易稱必若嚴光徐穉之流可也今舍此則無以順孝子之心孺人在古夫稱其婦之辭今既以爲命婦封號則不可僭碩人既有出又無礙是可從也

凡姓葉音攝屈音橘費音秘蓋音閤雍去聲之類皆地名古者因地受氏故也今人多不知其姓之所從來葉讀作枝葉之葉屈讀作屈伸之屈費讀作費隱之費蓋讀作槩雍讀作平聲漕運之漕本去聲說文水轉穀也平聲者水名南京有濟川衞濟本去聲此衞嘗馬快船軍取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之義若濟州濟陽濟寧等衞濟字皆上聲水名也今雖士大夫多不能辨

瀋王府長史王庭予同學友也任國子學正時病大便下血勢瀕危殆一日昏憒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喫小水好庭信之飲溺一盌頃甦遂日飲之病勢漸退易醫而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間人病腹脹服藥不效夢人語云鬼痰藥

可治王尋取煎液飲之痛不可忍俄頃洞泄迸出一蟲長丈餘尋愈此二人殆命不當死或有陰德鬼神默祐之耶

輪回酒人尿也有人病者時飲一甌以酒滌口久之有效跌撲損傷胸次脹悶者尤宜用之婦人分娩後即以和酒煎服無産後諸病南京吏侍章公綸在錦衣獄六七年不通藥餌遇胷膈不利眼痛頭痛輒飲此物無不見效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奪嫡賴有法令維持之耳至於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

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廟旁屋使爲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於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餕餘而已此勢不行於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則祖宗之氣脈自與支子相爲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欲奪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

於文職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知禮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强凌之則仁讓以興乖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宇澄霽皎無纖雲松江城郭之人見空中鴐一小舟從東而西又折而東落序班董進卿樓上市人從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茭草所結時進卿之父仲頫已患耳瘡乃曰此船來載我也瘡果不瘳而卒張汝弼志其墓如此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爲倡南北名士屬和者虞伯生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吳郡士二十六人而崑山在列者一十一

人其間最有名時稱郭陸秦袁謂義仲貞貴文仲子英也陸本崑山太倉人其稱河南蓋姓原郡望耳秦則崇明人居太倉崇明時屬揚州故稱淮海呂敬夫稱東倉卽太倉漫錄廉夫原叙如左以見吾鄉文事之盛有自來矣

郭翼字義仲吳之崑山人博文史不爲舉子業專資以爲詩其詩精悍者在李商隱間風流姿媚者不在玉臺下也

顧瑛字仲瑛吳郡崑山人吳中世家也喜讀書憲府試辟會稽教官不就築室號可齋以詩酒自樂才性高曠尤善小李詩及今樂府海內文士樂與之交推爲片玉山人云

袁華字子英吳郡崑山人博學有奇才自幼以詩名搢紳間如三峯月寒木客嘯丹陽湖深姑惡飛皆膾炙語也又

如銀杏樹陰不受暑薔薇花開猶蚤春可稱才子矣

顧晉字進道仲瑛次子好讀書性不愛浮靡見趨競者不與交貞素自守淡如也字法古甚其詩法有玉山之風云

陸元泰字長卿吳之崑山人先世故宋進士以貲雄一邑至長卿不求顯達而專志書史家聲不墜焉

顧元臣字國衡仲瑛之子年少能讀書作詩俊爽世其家者也

顧佐字翼之仲瑛兄仁之子好吟詩時有驚人句蓋亦漸染玉山之習云

張希賢字希顏吳之崑山人讀書儒雅酷志作詩好古物圖畫列左右人間欲得之者卽便持去毋所顧惜趣尚可

知矣

陸仁字良貴河南人明經好古文其詩學有祖法清俊奇偉如佛郎國進天馬頌水仙廟迎送神辭度黃河望神京諸篇縉紳先生莫不稱道之其翰墨法歐宿章草皆灑然可觀

秦約字文仲淮海人博學强記不妄交隱居著書尤好吟咏古樂府如精衛望夫石律詩如吳桓王岳鄂王諸篇的的可傳者也

呂誠字敬夫吳之東倉人幼聰敏喜讀書能去豪習家有梅雪齋日與文士倡和其作詩故清絕云

其餘吳士則陳謙字平沈右仲說張簡仲簡馬稷民立張

田芸已顧敬思恭張守中大本周南正道陸繼美繼之富恕子徹繆侃叔正嚴恭景安强珇彥粟穉椿大年璞艮琦也

公廨正廳三間耳房各二間通計七間府州縣外墻高一丈五尺用青灰泥府治深七十五丈濶五十丈州治次之縣治又次之公廨後起蓋房屋與守令正官居住左右兩旁佐貳官首領官居之公廨東另起蓋分司一所監察御史按察分巡官居之公廨西起蓋館驛一所使客居之此洪武元年十二月欽定制度大約如此見温州府誌

初至嵊縣問嵊字之義一庠生云四山爲嵊如四馬四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耳考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

偶閱蘇州誌齊張稷爲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古人耳

司寇林公季聰爲給事中時有盛名冢宰尹公同仁嘗問汀州守張公靖之云自宣德以來六科人物公以何人爲第一張以季聰爲對尹云葉與中當是第一人靖之嘗爲予道之

古人稱呼簡質如足下之稱率施於尊貴者蓋不能自達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後世遂定以天子稱陛下諸王稱殿下宰相稱閣下今平交相謂亦稱閣下聞人稱足下則不喜矣又如今人遇主事稱主政評事稱廷評之類此特換字耳何輕重耶至若給事中與古中黃門小黃門

監察御史與古繡衣直指稍不同今聞稱給事中御史輒皆不喜大抵黃門繡衣隨俗稱呼猶可施之文章記載似不可也

成化丙戌科至宏治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一通計束金者一百六十六人矣故近時言科目之盛者多以丙戌爲稱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著爲令章懋黃仲昭莊昶諫鰲山烟火之戲陸淵之論陳文謚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已張進祿輩之劾商文毅姚文敏强珍之劾汪直陳鉞皆氣節凜然表表出色後來各科多無此風此丙戌之科所以爲尤盛也

同寮嘗會飲予官舍坐有譽威寧伯之才美者劉時雍云人

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爲善及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官以取功名名節旣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坐客爲之肅然

宋與金人和議天下後世專罪秦檜予嘗觀之檜之罪固無所逃而推原其本實由高宗懷苟安自全之心無雪耻復讐之志檜之奸有以窺知之故逢迎其君以爲容悅以固恩寵耳使高宗能如勾踐臥薪嘗膽必以復讐雪耻爲心則中原常在夢寐其於臨安偏隅蓋不能一朝居矣恢復之計將日不暇給而何以風景爲哉今杭之聚景玉津等園云皆始於紹興間而孝宗遂以爲致養之地近遊報恩

寺後山頂有平曠處云是高宗快活臺遺址又如西湖喫宋五嫂魚羹之類則當時以天下爲樂而君父之讐置之度外矣和議之罪可獨歸之檜哉

韻書分平上去入四聲然上去入皆平聲之轉耳若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此十三韻無入聲近有切韻指南一書乃元人關中劉鑑所編其書調四聲如云脂旨至質非斐費拂支果過郭鉤苟遘穀之類皆不知音韻而妄爲牽合者也蓋質本眞之轉拂本分之轉郭本光之轉穀本公之轉耳脂轉質非轉拂未爲不可但韻中他字多轉不去況支果過若轉入聲當是谷不當爲郭鉤苟遘若轉入聲當是革不當爲穀也

書爲六藝之一書學不講亦士大夫一俗也如周布政晟其弟蘇州同知晃南京戸部孫郎中昂其弟餘杭知縣晃皆不識晃字又刊有刪除之義如隨山刊木井堙木刊不刊之典之類是已今人雕刻書版皆謂之刊殊非字義然宋人文字中已有用之者其來遠矣六書有諧聲梨之從利榴之從留桃之從兆猶鵞之從我鴨之從甲雞之從奚可類推也近世作本草衍義補者曰榴者留也梨者利也若曰桃者兆也則不通矣當各言性味可也

近嘗行桐廬道中見一婦隔溪哀訴人殺其夫然溪深水濶方思所以處之左右以其病風云不足問予以爲其聲哀切決非病風者適有縣官從行遂免其送令往取詞以復

乃於潛民陳某夫婦以弄猴乞食暮投宿山家其家業漁兄弟俱未娶同侍一母見陳婦勤爽將圖之夜說陳弄猴所得無幾吾漁日得利數倍誥曰盍從吾試之旦果同出及暮兄弟同返而陳不至婦問之云爾夫被虎銜去矣婦不信號哭不寐漁者母說以甘言欲令為兒婦婦不許且言將訴之官求夫所在兄弟懼乃併猴殺之猴以弃之水婦以埋之廢塚中踰二宿婦復生覺有人蹴其脅大呼云明星至矣何不走訴婦開眼昏然猶不知身在何處偶見容光之隙有日透入遂從隙攻潰而出始知空槨中也於是往來奔走候侯上司如狂人因謂病風云至是案令有司捕鞫之猴亦復生而適至其家弄猴篋圈嘗投之火火

不能焚皆得實狀漁者兄弟並論死是亦非偶然也近聞里俗傳道子嘗聽鬼訴寃親斷其事若神明者皆妄也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跪皆脫不能行二蟹舁以過斷因歎曰人爲萬物之靈兄弟朋友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拆斷終身不復食蟹太倉張用良吾妻兄也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罥於蛛網蛛束縛之甚急一蜂來螫蛛蛛避去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菽園雜記卷十三

菽園雜記卷十四

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舊土記取南枝此種竹訣也知此則鄉俗以五月十三日為移竹之候者悞人多矣又云十人移竹一年得竹一人種竹十年得竹蓋十人移者言其根柢之大即多留舊土之謂也癸辛雜識有種竹法又以新竹成竿後移為佳嘗聞圃人云花木在晴日栽移者茂盛陰雨栽移者多衰今人種藝率乘陰雨以其潤澤耳然圃人之說蓋有驗者不可不知

吾鄉布衣沈先生名璵字孟溫洪武中其家坐累謫戍雲南之金齒宣德初歸省墳墓鄉人以其經學該博留教子弟時年幾六十目已瞽終日端坐與諸生講解四書五經章

分句析亹亹不倦微辭奥義亦多發明後還雲南所著有稽言錄崑岡文稿釋奠議太倉在勝國時崑山州治在焉故多文學之士後因兵燹隨州西遷自設兵衛以來軍民雜處八不知學今文學日盛固由學校作養之功而其講說來歷實先生有以啓之也其釋奠議大畧言斯道肇于堯舜衍于禹湯文武周公而折衷于孔子然則由堯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學天子之學有五東曰東膠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雍蓋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堯舜爲先聖稷契爲先師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學也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爲先聖皐陶伯益爲先師而以建

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學也居于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湯爲先聖伊尹仲虺傅說爲先師而以建酉之月行事東膠者周人之學也居于東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爲先聖太公望召公奭爲先師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爲先師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賢者各從祀于其學之兩廡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後世大儒咸從祀于辟雍之兩廡然惟天子得以徧祀歷代之先聖先師而守令則唯祀孔子一聖顏子至諸子九師而已蓋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封內山川故唯天子得以徧祀天下

之名賢而其餘皆不必祀祀之則爲僭且濫矣近世金華宋濂作孔子廟堂議頗合禮意而惜乎猶有所未備也故推廣其說如此先生自謂好禮之士有能以此言請於朝未有不從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見其考古之學矣

陳某者常熟塗松人家頗饒然夸奢無節每設廣席殽飣如雞鵞之類每一人前必欲具頭尾嘗泊舟蘇城沙盆潭買蟹作蟹鼇湯以鼇小不堪盡弃之水狎一妓爲製金銀首飾妓哂其吝悉拋水中重令易製積歲負租及官物料價頗多官府追償因而蕩產乃僦屋以居手藝蔬妻辟纑自給隣翁憐其勞苦持白酒一壺荳腐一盂饋之一嚼而病泄累日妻問曰沙盆潭首飾留今日用何如某云汝又殺

我矣

大臣進退聽望所繫而館閣輔導密勿之地居此者所繫尤重也近年閣老之去自商文毅後皆不以禮壽光劉公一日朝退將入閣有校尉邀於路云免入請回公徑出翌日辭眉州萬公之去一大璫至閣下摘去所佩牙牌公遂出舁夫以非時未至徒行至朝房借馬歸遂辭博野劉公之去一內使至其家促具疏辭是在朝廷雖失體貌必諸公有以自取也聞壽光以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皇貴妃同族博野以譔張巒鐵券文過遲致嫌謗也未知然否

高皇嘗集畫工傳寫御容多不稱旨有筆意逼眞者自以爲必見賞及進覽亦然一工探知上意稍於形似之外加穆

穆之容以進上覽之甚喜仍命傳數本以賜諸王蓋上之意有在它工不能知也又聞蘇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國工所塑永樂初有閻百戶者除至蘇州禱偶見之拜且泣人問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識天顏此像蓋逼眞已

王繼之福建莆田人爲某官壬午年死於國事其死與方希直同不可泯也王艮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出爲浙江按察使是年闔室自焚見杭州志

大學衍義一書人君修齊治平之術至切至要非迂遠而難行者其中三十九四十卷齊家之要歷引前代宦官之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四倍其多縱使人主知讀

之左右其肯使之一見哉蘇人陳祚宣德間爲御史嘗上章勸讀此書上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九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年上賓天始得釋成化初聞葉文莊亦嘗言之不報近時邱祭酒先生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若干卷朝廷命刻板印行其所補者治平二事耳愚謂能盡齊家已上工夫則治平事業皆自此而推之雖無補可也

京師有依託官府賺人財貨者名撞太歲吳中名賣聽角江西名樹背張風蓋穿窬之行也士人熟於囑託公事者此行亦忍爲之鄉里前輩爲顯官不入官府囑事者刑部主事吳凱相虞進士鄭文康時乂吏部侍郎葉盛與中刑部郎中孫瓊蘊章浙江副使張和節之而已聞山東布政龔

理彥文福建副使沈訥文敏皆端士然皆李官子未之識也

宋葉文康公時著禮經會元於周禮大義多所發明其言漢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按之適足爲病且百工事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公設官之意何補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㡆氏雖闕何害地官有鼓人鮑人韗人雖亡何損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校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其三而又缺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

官司裘掌皮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陋矣自考工記補冬官之後先儒論議周禮者頗多而未有爲此說者亦卓識也

邱氏蘇人俞欽玉之妻也欽玉故刑部尚書士悅子頗知書而輕財好色嘗以邱無子置妾七八邱待之慈惠而防之則嚴每旦暮出入房闥皆有節制童子十五以上不許入中門成化間欽玉遊京師客死教坊妓家邱待衆妾益厚而制馭益嚴喪甫終存其有子者二人餘悉嫁之二子皆遣爲府學生云吾待汝無厚薄成否汝之責也邱之父兄皆不拘禮節之士懼其有所窺每至必先出中門延之別室飲食之自欽玉死家無妄費而門無雜賓俞氏已衰而

復振者皆邱之力也
杜律虞註本名杜律演義元進士臨川張伯成之所作也後人謬以爲虞伯生所注予嘗見演義刻本有天順丁丑臨川黎送久大序及伯成傳序其略云注少陵詩者非一皆弗如吾鄉先進士張氏伯成七言律詩演義訓釋字理極精詳抑揚趣致極其切當蓋少陵有言外之詩而演義得詩外之意也然近時江陰諸處以爲虞文靖公注而刻板盛行謬矣其桃樹等篇來行萬里等句復有數字之謬焉吾臨川故有刻本且首載曾昂夫吳伯慶所著伯成傳并輓詞敘述所以作演義甚悉柰何以之加誣虞公哉按文靖蚤居禁近繼掌絲綸嘗欲釐析詩書彙正三體弗暇獨

暇爲此乎揚文貞公固疑此注非虞惜不知爲伯成耳嫁
白詭坡自昔難免哉

近得晦庵先生同年錄因得以知宋科舉之制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鎖院勅差知貢舉官一人同知貢舉官一人參詳官八人點檢試卷官二十八人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別試考試官一人點檢試卷官四人二十三日引試御試勅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覆考點檢試卷官各一人續差對讀畢克初覆考同共考校官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

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赴期集所糾彈三人牋表五人主管題名小錄九人掌儀二人典客二人掌計掌器掌膳掌酒果各一人監門二人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敘同年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國公立題名石刻于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于禮部貢院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人一舉娶劉氏曾祖徇故不仕祖森故贈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里父為戶

鬪葉子之戲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豎皆能之予遊昆庠

八年獨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閱其形製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萬貫混江龍李進七十萬貫病尉遲孫立六十萬貫鐵鞭呼延綽五十萬貫花和尚魯智深四十萬貫賽關索王雄三十萬貫青面獸楊志二十萬貫一丈青張橫九萬貫插翅虎雷橫八萬貫急先鋒索超七萬貫霹靂火秦明六萬貫混江龍李海五萬貫黑旋風李逵四萬貫小旋風柴進三萬貫大刀關勝二萬貫小李廣花榮一萬貫浪子燕青或謂賭博以勝人爲强故葉子所圖皆才力絶倫之人非也蓋宋江等皆大盗詳見宣和遺

事及癸辛雜識作此者蓋以賭博如羣盜刼奪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爲利所迷自不悟耳記此庶吾後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閣老邱公世史正綱有云佛氏入中國始鑄金爲像後又爲土木之偶後世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時考史開元八年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則前此固有爲塑像者矣但先聖坐而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立爲坐耳按晦庵先生跪坐拜說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倣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以來觀此則先聖先師之置像蓋自漢以來已有之矣

種桕必須接否則不結子結亦不多冬月取桕子舂於水碓候桕肉皆脫然後篩出核煎而爲蠟其核磨碎入甑蒸軟壓取清油可燃燈或和蠟澆燭或雜桐油製傘但不可食食則令人吐瀉其查名油餅壅田甚肥

苧每四五年一種種須八九月去舊根取當年旁生枝爲佳久不更種到老根生白蟻傷之種法先鋤地作溝用汚泥填壅每溝約疎五六尺或一尺五月刈者名頭苧七月刈者名二苧九月刈者名三苧如茂盛亦不須待至此月及其未生旁枝未生花未遭狂風可也若過時而生旁枝則苧皮不長生花則老而皮粘於骨不可剝遭大風吹折倒皮亦有斷痕而不佳矣凡將刈先以杖擊去葉然後刈之

落葉既壅于根久而浥爛到地亦肥刈後乘其未燥以水沃之剝重皮漚水中一時取起以鐵刀戛去粗皮陰乾若曬乾則硬脆不堪績矣雨後刈者光潤而佳戛法以時但一面著刀以指按粗皮於刀上而抽取之每一刈後製苧稍暇須灌糞一度又以污泥覆之則肥而收刈可以及時大率織布以頭苧爲尙二苧滋潤而便於績者耳三苧尤劣

五金之礦生於山川重復高峰峻嶺之間其發之初唯於頑石中隱見礦脈微如毫髮有識礦者得之鑿取烹試其礦色樣不同精麄亦異礦中得銀多少不定或一籮重二十五斤得銀多至二三兩少或三四錢礦脈深淺不可測有

地面方發而遽絕者有深入數丈而絕者有甚微久而方潤者有礦脈中絕而鑿取不已復見興盛者此名爲過壁有方採於此忽然不現而復發於尋丈之間者謂之蝦蟇跳大率坑匠採礦如蟲蠹木或深數丈或數十丈或數百丈隨其淺深斷絕方止舊取礦攜尖鐵及鐵鎚竭力擊之凡數十下僅得一片今不用鎚尖惟燒爆得礦礦石不拘多少採入碓坊舂碓極細是謂礦末次以大桶盛水投礦末於中攪數百次謂之攪粘凡桶中之粘分三等浮於面者謂之細粘桶中者謂之梅沙沉於底者謂之麄礦肉若細粘與梅沙用尖底淘盆浮於淘池中且淘且汰泛颺去麄留取其精英者其麄礦肉則用一木盆如小舟然淘汰

亦如前法大率欲淘去石末存其眞礦以桶盛貯璀璨星星可觀是謂礦肉次用米糊搜拌圓如拳大排於炭上更以炭一尺許覆之自旦發火至申時住火候冷名窖團次用烰銀爐熾炭投鉛於爐中候化即投窖團入爐用鞴鼓扇不停手蓋鉛性能收銀盡歸爐底獨有滓浮於面凡數次爐夠出熾火掠出爐面滓烹鍊既熟良久以水滅火則銀鉛爲一是謂鉛駝次就地用上等爐灰視鉛駝大小作一淺灰窠置鉛駝於灰窠內用炭圍疊側扇火不住手初鉛銀混泓然於灰窠之內望泓面有烟雲之氣飛走不定久之稍散則雪花騰湧雪花既盡湛然澄澈又少頃其色自一邊先變渾色是謂窠䤲（乃銀熟之名）烟雲雪花乃鉛氣未

盡之狀鉛性畏灰故用灰以捕鉛鉛既入灰唯銀獨存自辰至午方見盡銀鉛入於灰坯乃生藥中蜜陀僧也

靑瓷初出於劉田去縣六十里次則有金村窑與劉田相去五里餘外則白鴈梧桐安仁安福綠遶等處皆有之然泥油精細模範端巧俱不若劉田泥則取於窑之近地其他處皆不及油則取諸山中蓄木葉燒煉成灰并白石末澄取細者合而爲油大率取泥貴細合油貴精匠作先以鈞運成器或模範成形候泥乾則蘸油塗飾用泥筒盛之眞諸窑內端正排定以柴篠日夜燒變候火色紅焰無烟卽以泥封閉火門火氣絕而後啓凡綠荳色瑩淨無瑕者爲上生菜色者次之然上等價高皆轉貨他處縣官未嘗見

也

韶粉元出韶州故名龍泉得其製造之法以鉛鎔成水用鐵盤一面以鐵杓取鉛水入盤成薄片子用木作長櫃櫃中仍置缸三隻於櫃下掘土作小坑日夜用慢火薰蒸缸內各盛醋醋面上用木櫃疊鉛餅仍用竹笠蓋之缸外四畔用稻糠封閉恐其氣洩也旬日一次開視其鉛面成花即取出敲落未成花者依舊入缸添醋如前法其敲落花入水浸數日用絹袋濾過其滓取細者別入一桶再用水浸每桶入鹽泡水并焰硝泡湯候粉墜歸桶底即去清水凡如此者三然後用磚結成焙焙上用木匣盛粉焙下用慢火薰炙約旬日後即乾擘開細膩光滑者爲上其絹袋內

所留粗滓即以酸醋入焰硝白礬泥礬鹽等炒成黃丹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疊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令礦脈柔脆次日火氣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動鎚尖採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餘斤爲一小籮雖礦之出銅多少不等大率一籮可得銅一斤每烰銅一料用礦二百五十籮炭七百擔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餘用柴炭裝疊燒兩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則山谷如晝銅在礦中既經烈火皆成茱萸頭出於礦面火愈熾則鎔液成駝候冷以鐵鎚擊碎入大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生烹有生烹虧銅者必碓磨爲末淘去麁濁留精英團成大塊再用前項烈火名

曰燒窖次將碎連燒五火計七日七夜又依前動大旋風爐連烹一晝夜是謂成鈲（音嘲）鈲者麄濁既出漸見銅體矣次將鈲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兩日兩夜方見生銅次將生銅擊碎依前入旋風爐烀煉如烀銀之法以鉛爲母除滓浮於面外淨銅入爐底如水卽於爐前逼近爐口鋪細砂以木印雕字作處州某處銅印於砂上旋以砂壅印刺銅汁入砂匣卽是銅塼上各有印文每歲解發赴梓亭寨前再以銅入爐烀煉成水不留纖毫深雜以泥裹鐵杓酌銅入銅鑄模匣中每片各有鋒窠如京銷面是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監應副鑄大率烀銅所費不貲坑戶樂於採銀而憚於採銅銅礦色

樣甚多烀煉火次亦各有異有以礦石徑燒成者有以礦石碓磨爲末如銀礦燒窖者得銅之艱視銀蓋數倍云

香蕈惟深山至陰之處有之其法用乾心木橄欖木名曰蕈檽先就深山下斫倒仆地用斧班駁剉木皮上候淹濕經二年始間出至第三年蕈乃徧出每經立春後地氣發洩雷雨震動則交出木上始採取以竹篾穿挂焙乾至秋冬之交再用工徧木敲擊其蕈間出名曰驚蕈惟經雨則出多所製亦如春法但不若春蕈之厚耳大率厚而小者香味俱勝又有一種適當清明向日處間出小蕈就木上自乾名曰日蕈此蕈尤佳但不可多得今春蕈用日曬乾同謂之日蕈香味亦佳

已上五條出龍泉縣志銀銅青瓷皆切民用而青瓷尤易視之蓋不知其成之之難耳苟知之其忍暴殄之哉

蕈字原作甚土音之譌今正之又嘗見本心齋蔬食譜作蕁尤無據蓋説文韻會皆無蕈字廣韻有之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晩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周密謂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晦庵偶未之見耳今按前三句亦是衆人艮知艮能初無妙處半酣酒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此予訣也

古人飲酒有節多不至夜所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乃天子燕諸侯以示慈惠耳非常燕然也故長夜之飲君子非之

京師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飲酒多至夜蓋散衙時才得赴席勢不容不夜飲也若翰林六科及諸閒散之職皆是晝飲吾鄉會飲往往至昏暮才散此風亦近年後生輩起之殊不思主人之情固所當盡童僕伺候之難父母懸念之切亦不可不體也李賓之學士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樂而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尊翁猶未寢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為人子者所當則傚也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修官階九品而無定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帶兼修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修官而

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爲史官隸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爲屬官官名雖異然皆不分職史官皆領講讀講讀官亦領史事所兼預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尚循國初之制書兼修國史甚者編修已陞爲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修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蓋仍襲舊制故也此出東里文集有關制度且可以示妄書官銜者故記之

菽園雜記卷十四

菽園雜記卷十五

朱子註易雖主尚占立說而其義理未嘗與程傳背馳故本義於卦文中或云說見程傳或云程傳備矣又曰看某易須與程傳參看故本朝詔告天下易說兼主程朱而科舉取士以之予猶記幼年見易經義多兼程傳講貫近年以來場屋經義專主朱說取人主程傳者皆被黜學者靡然從風程傳遂至全無讀者嘗欲買周易傳義爲行篋之用徧杭城書肆求之惟有朱子本義兼程傳者絕無矣蓋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市井之趨利勢固如此學者之趨簡便亦至此哉

聞天順間沛縣民楊四家鋤田得一古銅器狀如今香爐有

耳而無足洗去土有聲如彈琵琶不已其家以爲怪碎之不知何物也

成化甲辰泗州民家牛生一麟以爲怪殺之工侍賈公俊時公差至此得其一足歸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鱗隱起皆如半錢永康尹崑城王循伯時爲進士親見之云然

宏治五年揚之瓜州聚船處一米商船被雷擊折其桅近本處大小鼠若干皆死蓋鼠齧空而窟宅其中也大鼠一重七斤小鼠約二斗鄉人印綬初聞而未信嘗親問其船主云然意者天恐風折於揚帆時致誤民命故擊之耶

嘗記正統十年予家祖園新竹二本皆自數節以上分兩岐交翠可愛家僕俟其老斫而芟去旁枝用以乂取藴草飼

豬景泰二年新居後園黃瓜一蔓生五條結蒂與脫花處分張爲五瓜之背則相連附園丁採入衆玩一過兒童擘而食之後仕于朝有以瑞竹瑞瓜圖求題詠者閱之則皆予家所嘗有也況它竹之瑞一本予家並生二本它瓜僅二三又非連理予家五瓜連理不尤瑞乎使當時長老父兄有造言喜事者諂諛歸之府縣誇艷歸之家庭動衆傷財其爲不靖多矣惟其悃愊無華故人之所謂祥瑞一切不知動其心惟不知動其心故驕侈不形而災害不作可以保其家於悠久也傳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斯之謂歟

左氏莊周屈原司馬遷此四人豪傑之士也觀其文章各自

成一家不事蹈襲可見矣史遷纂述歷代事跡其勢不能不襲若左莊屈三八千言萬語未嘗犯六經中一句宋南渡後學者無程朱緒餘則做不成文字而於數子亦往往妄加貶議可笑也先儒謂左氏浮夸莊周荒唐屈原懟怨此公論也謂莊周爲邪說而闢之亦公論也若左氏春秋傳自是天地間一種好文字而或者以其爲巧言豈不過哉爲此言者正猶貧人喫齋以文其貧舍曰珍羞品味力不能辦而必謂其腥羶不堪食矯謬孰甚焉

南京諸衛官有廨宇軍有營房皆洪武中之所經畫今雖間有頹廢而其規址尚存北京自永樂十九年營建告成鑾輿不復南矣至宏治元年閱六十八年而軍衛居址尚有

未立者彼固不能陳乞建立而上司亦未之念及也是年襄城馬公文升掌都察院事奏毀天下淫祠予嘗建白欲以城中私刱庵院置衛則財不煩官力不勞下其功易成事寢不行吾崑山知縣楊子器毀城市鄉村庵院神祠約百餘所以其材修理學校倉廩公館社學樓櫓等事一時完美又給發餘材太倉鎮海二衛凡所頹廢卒與興舉軍民至今德之使當路有子器其人則國家之廢事以舉官府之缺典以完又何難哉

予觀政工部時葉文莊公爲禮部侍郎嘗欲取吾崑元末國初以來諸公文集擇其可傳者或詩或文人不出十篇名曰崑山片玉以傳命予採集之若郭翼義仲林外野言殷

奎孝章强齋集袁華子英耕學稿易恒久成泗園集呂誠敬夫來鶴軒集朱德潤澤民存復齋稿偶桓武孟江雨軒詩林鍾仲鏞松谷集沈丙南叔白雲集馬麐公振淞南漁唱屈昉李明寓庵集王賁之深瑞菊堂集鄭文康特父平橋稿之類不久予除南京吏部主事恐致遺失俱以送還鄉先輩之美竟泯泯矣可勝嘆哉

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附錄一卷台人黄郎中世顯謝侍講鳴治所輯今刻在寧海縣其二十八卷內勉學詩二十四章本蘇士陳謙子平所作誤入方集耳子平元末人張士誠兵至吳有突入其室者脅其兄訓使拜不屈刃其胷子平以身翼蔽并遇害平生著述甚富兵後散亡獨所

著易解詁二卷及古今詩數十篇傳于世正統間吾崑山所刻養蒙大訓收其詩予幼嘗見之京師士人徐本以道亦嘗刻其詩印行後有國初韓奕公望跋語韓徐皆蘇人

京師東廠者掌巡邏兵校之地也宏治癸丑五月忽風大作地陷約深二三丈許廣亦如之明時坊白晝間二人入巡警鋪久不出管鋪者疑之推戶入視但見衣二領委壁下衣旁各有積血而不見其人六月六日通州東門外訛言寇至男婦奔走入城跋涉水潦多溺死者今日聞馬進士慶云

晦庵先生家墳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爲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

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朝廷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梴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末至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適中其言

崑城夏氏與處州衛一指揮爲親舊指揮聞夏氏有淑女求爲子婦數年未成後求之益力家人皆許之女之祖獨不許因會客以骨牌爲酒令祖設難成之計謂求婚者云播牌若得天地人和四色皆全卽與成婚一拈而四色不爽衆驚異遂許之太倉曹用文查用純素友善適其妾各有娠一日會飮戲以骰子爲卜云使吾二人一擲而六子皆紅必一男一女當爲婚姻一擲並如其卜既而查生男曹生女查以子贅曹爲壻云此二事相類特甚蓋亦非偶然

也

江西山水之區多產蛟蛟出山必裂水必暴湧蛟乘水而下必有浮苴擁之蛟昂首其上近水居民聞蛟出多往觀之或投香紙或投紅絹若爲之慶賀者然云蛟狀大率似龍但蛟能害及人畜龍則不然龍能飛且變化不測蛟則不能也

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太學生敖陶孫賦詩于三元樓上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世孫陶孫方書于樓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存陶孫知詩必爲韓所廉得捕者將至急

更行酒者衣持㬉酒具下樓捕者與交臂問以救上舍在
否救對以若問太學秀才耶飲方酣陶孫亟亡命歸走閩
後登乙丑第此出杭志紀遺陶孫字器之宋慶元五年曾
從龍榜進士奉議郎泉州僉判其名銜僅見崑山志進士
題名中而不知其何如人觀此則其爲人可知矣
宋神宗問呂惠卿何草不庶獨蔗從庶何也惠卿曰凡草種
之則正生甘蔗種之則旁生上喜之按六書有諧聲蔗庶
聲庶古遮字非會意也若蔗以旁生從庶則鷓鴣蟅蟲亦
旁生耶聞本朝天順間睿皇欲除某爲翰林學士以翰林
已有三員疑其過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適侍側叩頭云唐
朝學士十八人聖朝三四人何多上喜之遂決蓋唐之十

八人太宗爲太子時私引文學之士以爲馮翼非以學士名官也學士美官其濫如此可乎小人之率爾妄對類如此

中吳紀聞六卷每卷首題云崑山龔明之前有明之淳熙元年自序後有至正二十五年吾崑盧公武記得書來歷及校正增補大畧且云非區區留意郡志此書將泯沒而無聞矣宏治初崑令楊子器翻刻印行攷之宣德崑山志不載此人近檢公武蘇州府志具明之孝行甚詳蓋公武之志人物間有略其邑里者崑山志孝友類載馬友直周津曹椿年皆本之郡志而明之獨遺之其以是歟

米南宮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紙中有露筋

烈女碑文一通辭亦清古今維揚新志已收入茲不錄錄其贊云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熸猗人倫亂一德彥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楚澤緬猗雲木偃煒斯囝猗日星建此贊每句二韻亦新奇囝與繭音同閩人呼其子云然古韻書無之蓋後世方言耳昔劉夢得以餻字不經見詩中輒不敢用囝惟顧況有詩陸放翁亦有阿囝畧如郎罷意之句然用之閩越似亦無害江淮之俗故所未聞也而施之刻石之文何耶

本朝文武衙門印章一品二品用銀三品至九品用銅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門印特小且用鐵鑄篆文皆九疊諸司官衙有使字者司名印文亦然

惟按察使官銜有使字而司名印文無之此所未喻也軍衛千戶所有中左右前後之別而所統十百戶印文但云某衛某千戶所百戶印十印皆同不免有那移詐僞之弊若於百戶上添第一第二等字則無弊矣

魏文靖公驥爲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廉知爲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一紙裹餘尚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提督徐州倉糧太監韋通嘗於桓山寺鑿井深數丈聞錘下有聲鏗然得獨輪銅車一具其色綠如瓜皮運命磨洗視之上有識文云陸機造重三十鈞推之輪轉而可行遂進

於朝時憲宗方好古器物得之甚喜受賞頗多成化乙巳歲也

邱閣老世史正綱唐德宗興元元年書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其目云所謂奉天定難功臣是也然其所謂奉天者以地言也後世遂襲之以爲奉天命失初意矣今按五代及宋元固皆襲唐號若本朝功臣勲階雖有奉天翊衛等字然朝廷正殿正門皆名奉天凡詔赦及封贈文武官誥勅起語皆曰奉天承運其主意正謂天子奉承天命以治天下故事必稱天非襲唐奉天之名也

宏治六年癸丑十二月三日之夕南京雷電交作次日大雪自是雪雨連陰浹月始晴考之周密野語記元至元庚寅

正月二十九日未時電光繼以大雷雪下如傾是年二月三日春分又記客云春秋魯隱公九年二月卽今之正月三國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異義熙以前云皆未攷至元庚寅密所親見也然皆在正二月今癸丑十二月六日大寒二十一日才立春尤異也

北方有蟲名蚰蜒狀類蜈蚣而細好入人耳聞之同寮張大器云人有蚰蜒入耳不能出初無所苦久之覺腦痛疑其入腦甚苦之而莫能爲計也一日將午飯枕案而睡適有雞肉一盤在旁夢中忽歕嚏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雞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矣又同寮蘇文簡在山海關

時蚰蜒入其僕耳文簡知雞能引出急炒雞置其耳旁少頃覺有聲鎗然乃此蟲躍出也

熊去非嘗論孔廟諸賢位置大意謂匹配中若復聖宗聖述聖三公各有父在廡下揆之父子之分其心豈安宜作寢殿以叔梁紇爲主配以無繇子點伯魚孟孫氏於禮爲宜愚謂無繇子點伯魚三人祀之別室當矣叔梁紇之爲主亦無謂孟孫氏非聖賢之徒何可與此此尤迂謬之見也

鄉人嘗言野中夜見鬼火神火鬼火色青熒不動神火色紅多飛越聚散不常蓋火爲陽精物多有之世知木石有火而已如龍雷皆有火夏天久旱則空中有流火今謂之火殃是已海中夜亦見火肥貓暗中抹之則火星迸出壯夫

梳髮亦然積油見日亦生火古戰場有燐火魚鱗積地及積鹽夜有火光但不發焰此蓋腐草生螢之類也

古人詩集中有哀輓哭悼之作大率施於交親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請也今仕者有父母之喪輒徧求輓詩爲冊士大夫亦勉強以副其意舉世同然也蓋卿大夫之喪有當爲神道碑者有當爲墓表者如內閣大臣三人一人請爲神道一人請爲葬誌餘一人恐其以爲遺已也則以輓詩序爲請皆有重幣入贄且以爲後會張本既有詩序則不能無詩於是而徧求詩章以成之亦有仕未通顯持此歸示其鄉人以爲平昔見重於名人而人之愛敬其親如此以爲不如是則於其親之喪有缺

然矣於是人人務爲此舉而不知其非所當急甚至江南銅臭之家與朝紳素不相識亦必資緣所交投贄求輓受其贄者不問其人賢否漫爾應之銅臭者得此不但裒冊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贄而厭其求者爲活套詩若干首以備應付及其印行則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

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母土官隋有譙國夫人冼氏高凉太守馮寶妻也其家累葉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在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後以功致封爵此女土官事始但夫人父家有兄夫家有子與今不同耳

宏治癸丑五月薊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民家一產五子三男皆無首肢體蠢動二女臍下各有口眼啼則上下相應數日皆死

唐詩大家並稱李杜蓋自韓子已然矣或疑太白才氣豪邁落筆驚人子美固已服之又官翰林淸切之地故每親附之杜詩後人始知愛重在當時若太白蓋以尋常目之故篇章所及多不酬荅今觀二公集中杜之於李或贈或寄或憶或懷或夢爲詩頗多其散見於他作如云李白斗酒詩百篇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之類褒譽親厚之意不一而足及觀李之於杜惟沙邱城之寄魯郡東石門之送飯顆山之

逢僅三章而已況沙邱石門略無褒譽親厚之詞而飯顆山前之作又涉譏誚此固不得不起後人之疑也嘗聞鄉老沈居竹云飯顆山天下本無此名白以甫窮餓寓言譏之未知然否

病霍亂者濃煎香薷湯冷飲之或掘地爲坎汲井水於中取飲之亦可最忌飲熱湯熱米湯者必死

詩兼美刺寓勸懲先王之教也故有矢詩之典有采詩之官蓋將以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戚以求有補於治未聞以詩而致禍者自後世教化不明邪佞希旨在上者懷猜忌之心在左右者肆讒賊之口於是乎詩禍作矣唐以詩賦取士故詩學之盛莫過於唐然當時詩人

往往以國事入詠而朝廷亦不之禁可謂寬大矣但尊者之失亦所當諱而彼皆昧之何耶姑以易見者言之如三郎沈醉打毬回號國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美事而形之詠歌固已顯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沈醉壽王醒之句雖前人嘗辯薛王蚤薨未嘗與貴妃同宴寵泄然壽王之醒觸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觀之寧不槩以賢人君子之爲詩皆敢於攻發君上陰私者耶故一有讒譖皆信之不疑而傷害隨之矣予嘗謂後世詩禍實唐人有以貽之也

甲寅六月六日蘇州衛印細熱炙手不可握吏以告衛官各親手握之始信乃以布裹而用之亦可異也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張騫贊即史記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安得謂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宏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勦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

有優孟何耶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在齊威王時
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
後敘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此出齊東埜語常見
元吳文正公本朝王忠文公讀史記伯夷傳疑其不倫皆
有所更定竊歎服前賢讀書精察如此近見此語又以歎
公謹識見之明雖前代深於史學者亦未之覺也因記之
與讀史者共焉

菽園雜記卷十五終